

漢文新編

鹽谷溫編

卷二

375.9
Shi15
資料室

41937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22
20000 2643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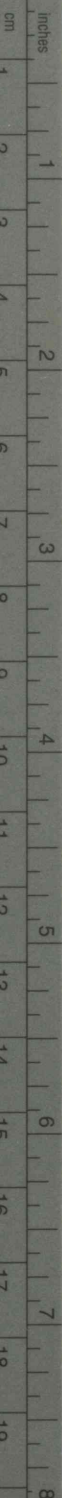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料室

395-9
Shiis

日六廿月壹年壹拾正大

濟定檢省部文

東京帝國大學
文學部教授

文學博士鹽谷溫編纂

漢文新編

東京

合名弘道館藏版
會社



漢文新編卷二目次

內篇 名家文鈔

東海道鐵路上	重野安禪	一頁
東海道鐵路下	二	二
芭蕉翁逸事	青山延壽	四
白石友誼	蒲生重章	五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	廣瀨建	六
欲出題壁	僧月性	七
菽生徂徠	原善	七
文中之傑(練習)	齋藤正謙	九
賴山陽	菊池純	一〇
瑤檢校傳上	依田百川	一一

漢文新編卷二目次

塙檢校傳下

宣長明邦典

須磨

明石

小野篁

一徹誦詩

清正讀魯論

格言三則

飯田覺兵衛

岩間大藏

上杉景勝

破缸柴田

秀吉神速

重野安繹

齋藤正謙

齋藤正謙

巖垣松苗

大槻清崇

大槻清崇

大槻清崇

大槻清崇

大槻清崇

大槻清崇

大槻清崇

大槻清崇

一三

一五

一六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九

○豐公詣鶴岡

東照公逸事

東照公勤儉

咬菜軒

格言二則

甘藷先生

採葦記

靜坐定心氣(練習)

○觀曳布瀑遊摩耶山記

○琵琶湖

○秋夕泛琵琶湖

○花朝下濑江

○塚原卜傳

岡松辰

賴襄

青山延子

中村和

原善

土屋弘

中村和

齋藤正謙

齋藤正謙

梁田邦美

藤井啓

依田百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四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四一

四二

四二

四三

馬琴獨語	菊池純	四四
了伯聽平語	大槻清崇	四六
阿閉掃部	大槻清崇	四七
山田長政傳上	齋藤正謙	四九
山田長政傳下		五二
阿嶋嶺	賴	五四
守重巡視蝦夷	鹽谷時敏	五四
松前城下作	長尾景翰	五六
記福島中佐單騎遠征事上	村上珍休	五六
記福島中佐單騎遠征事下		五九
橘中佐傳	土屋弘	六一
廣瀨中佐傳上	土屋弘	六一
廣瀨中佐傳下		六四
		六六

旅順表忠塔記 鹽谷時敏 六九

外篇 日本外史鈔

源平氏

平治之亂一	七三
平治之亂二	七五
重盛忠孝一	七八
重盛忠孝二	八〇
重盛忠孝三	八一
重盛忠孝四	八二
重盛忠孝五	八三
重盛忠孝六	八六
賴朝破平氏	八七

義仲入京師

九〇

宇治河先登一

九二

宇治河先登二

九六

宇治河先登三

九八

木曾義仲墓

一〇一

一谷之戰一

一〇一

一谷之戰二

一〇三

題常磐抱孤圖

一〇六

楠新田氏

梁川孟緯

一〇六

正成勤王一

一〇六

正成勤王二

一〇九

高德唱義

一一二

高德題櫻圖

齋藤監物

一一三

千窟城守一

一一三

千窟城守二

一一六

義貞攻鎌倉一

一一八

義貞攻鎌倉二

一二一

稻叢懷古

太宰純

一二四

新田公

大沼厚

一二四

湊川之戰一

一二四

湊川之戰二

一二六

楠公別子圖

額襄

一二八

楠公湊川戰死圖

大槻清崇

一二九

宿生田

菅音帥

一二九

豐臣氏

征韓之役一

一二九

征韓之役二

一三三

碧蹄驛之捷

一三五

碧蹄驛

一三八

秀吉裂冊書

一三八

裂封冊

一四二

附錄

年表

系譜

地圖

漢文新編卷二目次終



漢文新編

卷二

內篇 名家文鈔

東海道鐵路上

重野安釋

挹攬、音イフラ
ン、見物スル意

鐵路之用、以通有無、應緩急、固廣矣、大矣、不待言也。
而又有可以俯仰古今、挹攬形勝者。東海鐵路、自東京、以至京都、十數時間、可以達百四十里。其間眺矚之、忽變感慨之所觸、不遑枚舉也。乘第一發、汽車發東京、抵橫濱、又西走過大船、到國府津、大船有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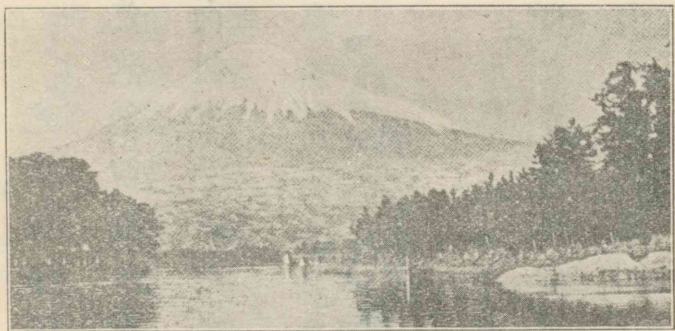
眇音マウ斜ニ視ル

橫須賀支線。若遊箱根。熱海者。當於國府津下車。相
駭之界。有足柄嶺。山重谷複。其間鑿隧道。架鐵橋者
數所。自國府津。路漸躋。登極則達御殿場。御殿場在
東海鐵路中。為最高處。自御殿場。路低下。車行太迅。
過沼津。浮島。渡富士川。川西即為治承中。平軍與源
軍對。聞水禽群起。聲相驚。遁走處。午時可達靜岡。自
沼津到此。右顧則蓮岳聳雲表。左眇則田子浦。清見
瀉。與三保。松原相對。稱為東海第一景勝。

東海道鐵路下

自靜岡。西渡大井。天龍。二大川。過濱松。則有濱名湖。

同互、ツラナリ
メグル



架鐵橋。其長在鐵路中。亦為第一。經豐橋。岡崎。日暮
抵名古屋。有關西鐵路。可以達
伊勢神宮。發名古屋。過尾濃。平
野。盡處為關原。德川家康。大破
石田三成軍。即此處也。德川氏
霸業。實基於此。今則山丘同互。
山 郊原荒涼。感慨係之矣。自米原
沿琵琶湖。東經彦根。草津。踰勢
多。抵大津。湖上遙望。比叡。比良
諸山。風光明媚。可愛。過逢阪。隧道。則達京都。百里之

遠可坐而到。豈非文明之惠澤乎。

芭蕉翁逸事

青山延壽

芭蕉翁伊賀上野人。為俳歌之祖。元祿中。大和國武內村。有孝女。名今。有至性。人皆感動。芭蕉一歲。將賞

花。芳野僅得金一兩。以當路費。

聞今女名在道。造焉。感其孝養。

且憐其窮乏。乃出囊中金一兩。

贈之。今辭不受。芭蕉強與之去。徑就歸途。途而遇一

友人。謂芭蕉曰。芳野花何如。芭蕉語以其故。友人曰。

翁平生心切於見芳野花。今得路費而不為觀花費。

人之心切

造、到ナリ

徑、直ナリ

與之於人。實為遺憾。芭蕉笑曰。予遊芳野。為花之美也。今幸視人之美者。何恨不見花。春者他時又至。竟拂袖去。

至性何恨不見花。他時他日。他年何如如何。

白石友誼

蒲生重章

新井白石。名君美。家貧甚。人或勸之業醫。白石不肯。師木下順庵。專意經史。常慨然拊髀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為閻羅王。既而遊事古河侯。居十年。不得志而去。貧益甚。止有青錢三百。米三斗。有此未。俄凍餓。讀書晏如也。順庵欲薦之。加賀侯適同門生。

閻羅王、地獄ノ王、閻魔大王

加入、加賀ノ人
倚閭、母ガ其ノ
子ノ歸リヲ待チ
訖ブルコト

先容、サキニト
リナスコト

何國之擇、何擇
國
擠、オシオトス

有加人岡島仲通者。戚然語曰。石曰。僕負笈遠遊。有



年於茲。老母日倚閭。待僕歸。若幸得賴吾。井師先容。釋褐於本藩。白則吾願足矣。白石即。以告順庵。曰。君美求。仕何國之擇。請捨美。

薦仲通。順庵嘆曰。世道日下。人情輕薄。擠人求進。此。比皆是。如吾子。絕無而僅有者。乃薦仲通。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

廣瀨建

字 知信

号 清狂

周防國遠野村

安政五年辰

青山、埋骨ノ處

延寶、靈元天皇

ノ年號

譯文筌蹄、用字

ノ書、徂徠ノ撰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 欲出題壁 萩生徂徠

七

休道他鄉多苦辛。同窓有友自相親。

柴扉曉出霜如雪。君汲川流我拾薪。

欲出題壁 僧 月 性

男子立志出鄉關。學若不成死不還。

埋骨豈惟墳墓地。人閒到處有青山。

萩生徂徠 原 善

徂徠父方菴、以醫仕於幕府。延寶中、坐事竄上總。時

徂徠年幼。從父共往焉。譯文筌蹄題言曰。予十四、流

落南總。二十五、值赦。還東都。中閒十有三年。日與田

夫野老偶處。尚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大夫篋中藏

先大父 亡祖父
カイル
元文

齋、讀書ノ室

腐查、豆腐ノ滓
カク

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父仲山府君手澤。予獲此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遍通群書也。



徂 徠 生 菽

徂徠看書向暮。則出就簷際。簷際亦不可辨字。則入對齋中燈火。故自旦及深夜。手無釋卷之時。其平生惜分陰者。率此類也。初卜居于芝街。時貧居如洗。舌耕殆不給衣食。增上寺前有賣豆腐者。憐徂徠貧而有志。日饋腐查。後至。食祿月贈米三斗。以報之。

紙毀、音テイキ、
品評スルコト

俊異、スグレテ
キルコト
費、學校ナリ

離騷、書ノ名、楚
ノ屈原ノ撰

或問徂徠曰。先生講學外何好。曰。余無他嗜玩。惟齧炒豆。而試毀宇宙間人物而已。

- (一) 流落 手澤本 卜居 舌耕 手無釋卷之時
- (二) 讀書百遍其義自見 (魏志王朗傳)

文中之際 (練習)

齋 藤 正 謙

阪井虎山幼而俊異。在齋讀書。督學賴春水。見而奇之。期以國士。刻苦研業。家貧躬服。薪春之勞。以養其親。且春且讀。嘗語人曰。吾誦離騷一遍。米乃白矣。夜讀達旦。倦則據机坐睡。未嘗就衾褥。比壯歲業已成。賴山陽自京師歸省。與之論文。嘆稱以為文中之際。

賴山陽

菊池純

賴惟完 春水ト
號ス、藝藩ノ儒
官ナリ

三本木、京都ノ
街名



山陽外史

花竹樹。又置一小草堂。臨鴨水。對東山。稱山紫水明。

賴山陽

賴襄字子成。通稱久太郎。號山陽外史。安藝人。賴惟完之子。為人高曠蹙眉。眼光炯炯。望之有威。性峻峭。以氣節自持。未嘗屈己。隨人。其去國。誓曰。已不能仕。父母之國。不復著朝服。見貴人。文政六年。買家三本木。稱水西莊。庭中雜植梅。

悉、ヨク知ル意

處。天保三年六月。患咯血。時方著日本政記。乃日夜勉強構稿。曰。我必欲成之。而入地。及秋疾益劇。以九月二十三日。歿于家。時年五十三。初襄在京師。聲名重於一時。四方文士游京者。爭來求見。皆一切謝絕。平素讀書。攻文。常語人曰。謂我才子。未悉我者也。謂我能刻苦者。真知我者也。識者以為知言。

眼光炯炯 氣節 聲名 知言 山紫水明

塙檢校傳上

依田百川

武州兒玉郡保己野村。有一瞽者。荻野氏。名辰之助。家世農。辰孤。七歲喪明。天資強敏。聞一事。經年不遺。

九段阪、東京市
麴町區ニ在リ

廝、召使、輕蔑シ
テイフ

居三年、母死、家益貧。乃與一瞽友、相攜來江戶、訪親戚。既死久矣。二瞽泣於九段阪。有幕士內藤安房過焉。憫之、投餐數日。托二瞽於瞽師雨森須賀一學琴。瞽友技大進、為師所激賞。而辰刻苦四年、一無所得。乃授以鍼術、復不成。安房曰、這廝別有所長。此等技、不足_レ以發_レ其天機也。因授以古今國歌、暗記如素習者。乃就師修學、乞人寫其所欲言。書成、示之師。大驚曰、如此大才、非吾所及。於是辰改名保己、一專事讀書。常使人誦之、默聽一過、自誦不差一字。須賀一愛之。會同門人豐一死、多遺財。保己當嗣。辭不受。強之。

勾當、盲人ノ官
名



一己保堀

保己正色曰、無勞食人之食、吾所恥也。且貸財求利、不異於竊盜。不謂鷹雖死、不啄穗乎。遂辭去。須賀一益奇之、為納貲補勾當。保己乃下帷教授。聲名大興。

堀檢校傳下

(附)

保己嘗曰、學者_(晰)於漢而瞽於我可乎。我雖盲於目、豈瞽於心。乃置書手六人、坐於側。聚群書、讀且寫之。自朝至暮、數年如一日。凡海內秘書奇籍、莫不纂錄焉。天明三年、陞檢校水戸文公、召

文公、水戸藩主
徳川治保ノ諡

番町、麴町區ニ在リ

總錄、盲人ノ官六國史、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三代實錄ノ六史ヲイフ
義公、徳川光圀ノ諡

校正日本史、賜月俸十口。既而上書幕府、乞置和學講談所於番町、編纂群書類從六百三十五冊、尋續成千百八十五冊。幕府特命幕士長文墨者就其役。享和三年、爲總錄、又編纂史料。蓋六國史及扶桑、日本二紀略後、無正史。獨水戸義公、編日本史、亦止後小松帝。保己謂、古記錄往往散佚、不及今、謄錄保存、何以見古典舊例。因有此舉云。保己爲人、溫厚循篤、與人接、不別貴賤貧富。治家節儉、食無兼味、財有餘裕。舉以購書、藏書數萬冊。文政四年、爲總檢校。明年七月九日、病死於家。享年七十七。保己記性最強。嘗

源語 源氏物語

講源語、適夏夜、風來燈滅。門人請點火。保己笑曰、何有眼者之不幸也。

宣長明邦典

重野安繹

本居宣長、伊勢松阪人。常以究邦典、明古道、自任謂、



本居宣長

「古道之傳于今者、賴有古事記耳。」因欲註釋以公世、患無良師。會加茂真淵、以公事來松阪。宣長往見之、執弟子禮。具陳其意。真淵謂之曰、明古

道、宜先究古言。究古言、莫善於萬葉集。予專精萬葉、

加茂真淵、國學ノ大家

萬葉集、上代ノ歌集

將漸及古典。今老矣。子年方壯。黽勉匪懈。必能成業。然事有先後。登高自卑。躡等直前。竟無所得。子其記之。宣長服膺其言。鑽研攻苦。遂著古事記傳四十四卷。經三十五年而成。時年六十九。淹博精核。貫穿古今。邦典因以大明。其見真淵前後一次。後惟寄書以質疑義而已。而言必稱師。終身不衰。

黽勉匪懈 事有先後 登高自卑 貫穿古今

須磨

齋藤正謙

天保四年九月

行宮、安徳天皇
行宮

天保癸巳晚秋二十一日。雨晴。欲往觀須磨。明石早發。至須磨。戶戶垂簾。云是行宮遺風。未知然否。入觀。

敦盛、參議平經
盛ノ子
源判官、九郎判
官源義經

祥福寺。號曰須磨寺。堂宇古朴。守僧觀平氏遺物。余疑其偽贗。不肯而去。數百步至一谷。兩崖峻絕。七八丈。兩崖上頗廣平。為行宮之墟。其西為二谷。又其西為三谷。路旁有一石塔。相傳為敦盛墓。鐵拐鉢伏。二峯傾翠。臨谷。源判官當日之威。猶有存者。余低回不能去。懷古慨然。稍進。則攝播分界。有川。曰界川。至垂水。謁日向神祠。倩村婆導往。覽千壺。壺環埋高阜之腹。其口纔露。古色蒼然。上古葬貴人。明器多陶。則此阜之為陵墓明矣。但或以為葬仲哀帝處。則非也。

遺風 古朴 偽贗 峻絕 懷古慨然 古色蒼然

明器、祭祀ニ用
フル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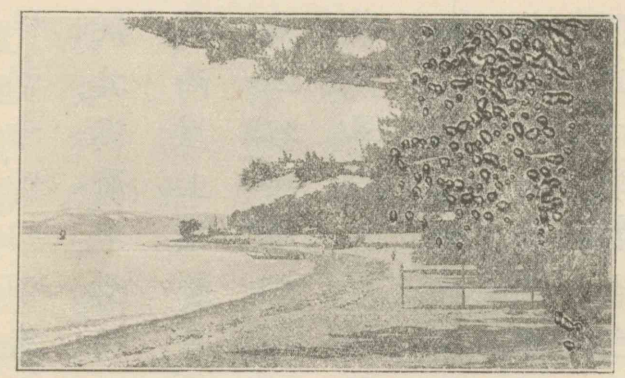
明石

齋藤正謙

淡島、淡路島
隱隱、カスカニ

髻配、音テフシ
ン、七八歳ノ兒
人丸歌、ほのぼ
のと明石の浦の
朝霧に島かくれ
行く船をしぞ思
ふ

平相國、太政大
臣平清盛



至舞子濱松林連翠、下則白沙望淡島於波間相距
可一里、隱隱認民舍、乃去至明
石、謁人丸祠、地勢高敞、俯瞰海
面、島嶼盡露、布帆往來其間、甚
有佳致、余髻配以來、誦人丸歌、
知其為絕唱、今來此、聞益知其
演語之妙也、觀止矣、復路而還、至
兵庫、此日往反十里、日未傾、乃
使奴稅擔、昨宿處、往觀平相國

本間孫四郎忠
秀、新田義貞ニ
從ヒ、足利尊氏
ヲ和田崎ニ拒グ

石塔塔旁為萱御所之墟、左轉十餘町、詣和田神祠、
渡前橋、則為御崎、延元之役、本間孫四郎射水禽處、
埼嘴斗入海、八九町、青松被之、北顧經島、人煙稠密、
舟船如織、竝平相國所築、土人利之、到今戴相國不
敢斥其名、相國之暴、而得之於民、可異也。

- (一) 隱隱 俯瞰 髻配 絕唱 稠密 相距可一里
- (二) 往反 往復 佳致 雅致

小野篁

巖垣松苗

篁參議岑守長子也。篁初好弓馬、不事學業。嵯峨帝
詰之、篁慚悔、乃始志學、以文章生試及第、既而為彈

正少弼當時文章篁稱無雙又工草隸。嗟峨帝嘗幸河陽館賦詩云、

閉閣唯聞朝暮鼓。上樓遙望往來船。

白居易字樂天唐詩宗長慶集ハ其ノ詩文集ナリ
以示諸篁篁曰、遙改空聖作更妙帝驚曰、此白氏句也。本作空卿詩思已同樂天耶。是時長慶集一部始至、獨藏秘府。世未有閱者。帝故試篁。

慚悔無雙不事學業工草隸

一徹誦詩

大槻清崇

茗醪茶ノ會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也乃設茗醪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

唐ノ韓愈ノ詩ノ句
秦嶺・藍關・共ニ
陝西省西安府ニ
在リ

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一分解併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七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 (一) 從容 朗誦 猜疑 徒死 釋然
- (二) 伴接 應接 應待
- (三)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史記)

魯論、論語ナリ

亞相、大納言ナリ、權大納言前田利家

六尺之孤、幼君ヲイフ

胡孫、猴ナリ

清正讀魯論

大槻清崇

肥後侯加藤清正在大阪。語人曰、前田亞相、晚年好學、手不釋卷。記太閤薨之年、招請余及浮田淺野諸公、談及論語。因舉曾子可以託六尺之孤、章示余等



曰、在今日忘此語、不可謂之忠臣矣。余當時瞻學、不解其意。今而思之、洵有惕然足深省者。惜亞相不在、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肥後也、駕大艦、呼天地丸者而西。艙間曰、讀論語、以朱墨自句。清正有所愛、胡孫、遊戲不離側。偶起之廁、胡孫睨其

旅次、旅行ノ途中



加藤清正

亡竊把朱筆、縱橫塗抹卷上。清正復坐視之、笑曰、汝亦有志聖人之道乎。復研朱墨、句而不輟。

寧靜子曰、昔信玄讀論語、未卒數章、而投地曰、是頭痛之書。其自慚之深可知矣。清正則異乎此。既以不可奪之節、

輔翼六尺之孤、尚且勉而不已。至旅次亦不釋卷、則其所造詣、豈唯得一兩句喜者哉。

晚年招請塗抹輔翼造詣手不釋卷

格言三則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論語)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
百年無再生之我、其可曠度乎。(言志錄)

飯田覺兵衛

大槻清崇

朝鮮八道、京畿道、黃海道、平安道、咸鏡道、江原道、慶尚道、忠清道、全羅道、是ナリ

加藤忠廣、清正子也。嘗語左右曰、我願為多力人。左右曰、何也。曰、欲重襲厚甲、以免銃丸之害耳。老臣飯田覺兵衛、數從清正有功者。此時在座、進而泣曰、主君何言之怯耶。夫先君之在世、破堅挫銳、大小數十戰、未嘗一受刀瘡。遂為征韓先鋒、蹂躪八道、鬼上官

之名、至今猶止兒啼。然而所著不過一單甲、抑為主將者、苟能愛將校、撫士卒、則三軍之從指揮、猶吾手足。然則三軍之甲、皆君之甲也。假令將叛卒離、君獨雖重百甲、亦無補於死。君何言之怯耶。遂號哭而退、獨自歎曰、噫、加藤氏之亡、其不遠矣。居無何、忠廣果坐事國除。

岩間大藏

大槻清崇

岩間大藏、為人魁梧、儼然一丈夫也。信玄拔之、伶人中、以列士伍。而性怯懦、畏死殊甚。信玄試之戰陣、七進七退。信玄曰、是不可以常法馭焉。我聞西域崑崙

取御、ナラス
西域、西國トイ
フゴトシ

山鐵化爲金。則人性怯懦亦在鼓鑄如何耳。一日臨戰，俄捕大藏，縛之竹牌外，使向敵坐，寸步不能動。則矢丸雨下，砲聲如雷。大藏膽落神死，無復人色。幸而不中，竟戰惴惴，以得無恙。大藏於是翻然改悟曰：人苟有命，矢丸且不能中，死豈足畏哉！自此每戰，鼓勇先登，遂以成驍名。

魁梧儼然，怯懦惴惴，驍名豈足畏哉。

上杉景勝

大槻清崇

黃門上杉景勝，豪邁而膽大。其臨陣，前隊既交戰，矢丸雨下，呼聲震天地。而景勝身尚臥幕中，鼙聲如雷。

黃門、中納言
イフ

有、
ル、
ク、
リ、
フ、
ゲ、
タ

ア、
レ、
時、
三、
と、
と、

其朝于京師，一行鹵簿，數十百人，寂不聞咳聲。唯覺人馬行，聲肅肅然耳。嘗渡富士川，人多船小，中流殆欲沈。景勝怒，立舟頭，舉鞭一揮，衆皆躍入水，游而涉。船乃得達岸。平素未曾見喜悅之色。家有所養胡孫，偶蒙景勝所脫，巾帽走升庭樹，向景勝點頭者三。景勝始莞然。左右侍御見景勝笑顏，唯此一事云。

破缸柴田

大槻清崇

永祿十二年，柴田勝家爲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佐木承禎圍而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防戰甚力。偶有人告佐佐木氏者曰：此城乏水，若絕其汲

長光寺城、近江國蒲生郡ニ在リ
牙城、本丸ノコト、主將ノ居ル
トコロ

色然、驚ク貌

眉尖刀、ナギナ
録、音トン、イン
ヅキ

路、城可下也。承禎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變其旗色也。承禎怪之、乃託和議、納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盥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盤、使二人左右捧而致之。平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井視之、色然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談飲。時問所餘之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眉尖刀、以其錄、鏃破水缸、以示必死。乘曉開門、吶喊潰圍、以出。佐佐木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乘機衝突、斬首八百



越、越前、柴田勝家ヲイフ
中川清秀、ソノ營柳瀬ニ在リ

餘級、使人獻之於岐阜。信長大悅、賜勳狀以賞之。世呼勝家為破缸柴田。
寧靜子曰、柴田氏破缸之舉、所謂死中求活者、非胸有成算、何以至于此。若其失二斛水、而獲八百級、亦惟斷成之耳。

(一) 儲水 吶喊 狼狽 擾亂 成算 死中求活

(二) 顧小而忘大 後必有害 狐疑猶豫 後必有悔 斷而敢行 鬼神避之 後有成功 (史記)

秀吉神速

大槻清崇

越將作聞盛政、既得中川清秀首、傲然以為無敵已

者。當此之時，秀吉在大垣。聞柳瀨敗聞，抵掌曰：「我得大捷矣。」單騎北馳。步騎數千，及於中途。日暮，達賤嶽。址距盛政砦二里而陣。盛政馳人致書曰：「何來之速。請待天明，一快戰耳。」秀吉答書曰：「言當自我發，乃為公所先耶。明旦快戰之事，謹領命矣。」使者既去，秀吉笑曰：「異域張子房，吾不之知。方今在我，日東誰復有以智先我者乎。」命設炬火於山野，數里照映，煌煌如白晝。越人夜襲之計遂沮。明旦與盛政大戰於嶽南，乃有七槍之捷。

豐公詣鶴岡

岡松辰

異域、外國
張子房、漢ノ張良

七槍、世ニ賤嶽ノ七本槍トイフ

鶴岡、鎌倉ニ在
龜、音ガン、ツシ
今龍正

尚加

豐公遊於鶴岡，拜八幡祠。命啓龜觀源賴朝遺像，撫其背曰：「自古起身寒微，跨凌天下，獨有我與卿而已。然卿先世賴義父子，相繼為鎮守府將軍，數恩威於東陲久矣。是以及卿舉兵，所至響應，亦有原而然也。吾則一旦起布衣，至今天下莫我敢違。吾之功，豈非有尚於卿者乎。」

東照公逸事

賴襄

東照公為人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恭順，殊至以鎮護王國為己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

政、狩獵ナリ

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遊畋、以訪疾苦。其為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

公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懌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材者豈敢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己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為公忘私、獎厲士風、汝輩何不類焉。

東照公勤儉

青山延于

瞿然、驚ク貌

梁、ヨキ米

公躬行節儉、常以奢侈為戒。嘗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人乃一生、身才有限、何能負之。故曰、亡平氏者、平氏也。公嘗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人乃一生、身才有限、何能負之。故曰、亡平氏者、平氏也。

公嘗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人乃一生、身才有限、何能負之。故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人乃一生、身才有限、何能負之。故曰、亡平氏者、平氏也。

公嘗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人乃一生、身才有限、何能負之。故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人乃一生、身才有限、何能負之。故曰、亡平氏者、平氏也。

公嘗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人乃一生、身才有限、何能負之。故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人乃一生、身才有限、何能負之。故曰、亡平氏者、平氏也。

東照公勤儉

三三

以自豐聞者悅服。

諳知浮華人材權勢瞿然不安寢食

咬菜軒

中村和

板倉重矩種菜于園中有客手摘以薦之匾其廬曰咬菜軒及貴或謂之曰昔者君居散官其咬菜固也今為老中而猶咬菜恐來識者之譏重矩曰大抵人情位高祿多則忘貧賤時驕溢以災其身者往往有之。余不肖聊以是為知足之警耳。

格言二則

汪信氏嘗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

汪信氏名ハ華、宋ノ人、胡康侯、名ハ安、國、宋ノ大儒

聞之、擊節嘆賞。(小學外篇)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

甘藷先生

原

善

青木敦書稱文藏號昆陽武藏人嘗嘆曰凡有罪非

死刑者遠放之島嶼要在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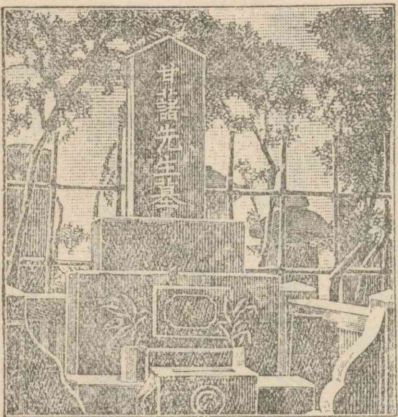
青其終天年耳然諸島少五穀

昆常以海產木實給食是以往

往不能免餓死豈不亦痛哉

即雖種藝之地遇歲歉則民

不能無菜色意者百穀之外可以當穀者莫如蕃薯



歉、音ケン、不足

官藥苑 今小石川植物園

行下、下ケ渡ス

也。乃陳官求種子于薩摩、試種之。官藥苑中、則極蕃行。於是、以國字著蕃薯考一卷、而演其培植之法。官鑄版併種子、行下諸島及諸州。未數年、無處不種。至今上下便之。雖歲不登、民不遘餓者、實昆陽之惠、及無窮矣。題其墓門之碑、曰甘藷先生墓、有以哉。

採草記

土屋 弘

草、音タン、キノ
蒙茸、音モウジ
ヨウ、草ノ亂レ

積雨始霽、爽氣可體。余便思採草之遊。飄然出郭、數里入山。松林森鬱、翠色欲滴。而苔徑飽雨、時聞微香。余欣然、以為松草在近。偶有樵叟、手籃而來。亦採草者。余先進、排蒙茸而行。左右注視、一步一顧、探索移

生ズル貌

繭栗、音ケンリ
ツ、マユ、クリ

時、未有一獲。脚疲意倦、就松下憩。少焉、叟緩步而至。草已盈籃。有如張蓋者、有如戴笠者、有如繭栗者。大小長短、錯落參差、香氣衝鼻。余謂叟曰、吾之初入山、意謂、若後于人、恐不能獲。故先叟而行。心忙足蹶、終無所獲。叟俯不答、仰而大笑。蓋有諷意。記以存之。

(一) 飄然 蒙茸 探索 錯落 參差 (二) 籃 籃 少焉 少頃

靜坐定心氣 (練習)

中 村 和

有德公、八代將軍
德川吉宗、モ
ト和歌山藩主タ
リ

有德公、在藩邸、一夜召二豎童曰、嚮我誤遺剃刀于浴室。汝二人往取之而來。但不許執燭。二童皆八歲、同至浴室。甲曰、以何得之。乙曰、靜坐可以視之。甲曰、暗中豈可見。乙

若然、音クワク
ゼン

終り
日向神祠

十七日

天保四年九月

砂山、山名
肅然、オンレツ
ツシム

匹練、白ノネリ
ギヌ

曰「否、心氣安定、可以見剃刀之光矣。」甲笑曰「吾有一策。」輒揚足踏之、若然有聲、就而摸索、果剃刀也。取以獻焉、且白其由。近臣皆稱其智算。公曰「踏足使剃刀有聲、其智固敏矣。然剃刀若在脚下、必不免傷。靜坐定心氣之說、極有味。可謂上智矣。」

觀曳布瀑遊摩耶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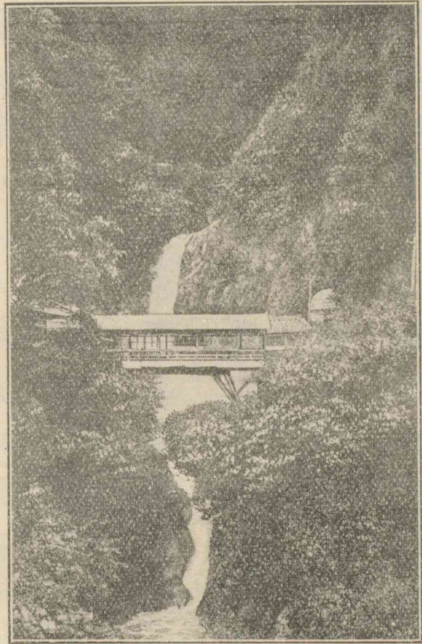
齋藤正謙

二十二日、將從兵庫還大阪。早發、謁生田社。社樹鬱蒼、使人肅然。遂欲觀曳布瀑。右轉上砂山。崎嶇十餘町、攀一邱得茶店。呼為望瀑臺。瀑當其前、壁頂瀉下、如匹練、掣曳。此其所以得名。但邱上平臨、不甚奇觀。

たひびと

乃躡巖角、降就瀑底。仰觀壁面、有石突出、瀑下垂、至石輒怒、駭珠驚玉、餘沫霏散、漲空而下。如驟雨至、衣巾盡濕。呼快者久之。乃反從阪下右折。又有一瀑、比前者稍小。土人呼為雌瀑、而以前者為雄。此瀑已見伊勢物語。平治物語等書、其為名勝久矣。左轉一里、取路青谷、上摩耶山。崖樹紅黃相間、稜疊可愛。然路甚險、一步一喘。纔及山門、門內尤峻。石磴掠面而起、數百級。僧坊夾磴、皆砌石為基。高數十仞、層層向上、儼如城郭。進至絕巔、佛殿宏壯、榜曰「忉利天上寺」。俯瞰連日所經歷、皆在履下。海灣一碧、諸州之山圍繞。

六波羅軍、北條氏ノ兵



瀑布曳

其外、至紀河之際、兩間不相合、如大環缺、從缺而望、
 鵬程萬里、杳渺無際。出門、就正路、盤折而下、呼為七曲。太平記所載、赤松圓心、敗六波羅軍、處行樹多、猴、纍纍掛枝、見人、驚叫而去。半里至上野路、漸夷、經西宮、尼崎、而還、顧望摩耶山、宛然在雲表、步惜別、山亦搖光、馳碧、送至大阪、乃止。

琵琶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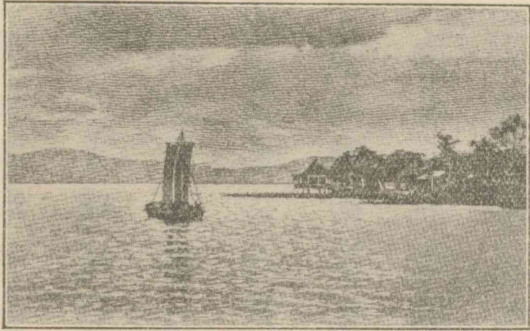
齋藤正謙

文政九年三月

偃蹇、ワダカマル貌

紫姬、紫式部

八景、石山秋月、唐崎夜雨、三井晚鐘、堅田落雁、粟津晴嵐、勢田夕照、矢走歸帆、比良暮雪



琵琶湖

七日早發、過勢田橋、望琵琶湖、渺瀰粘天、適大風、驚濤洶洶如海、抵石山寺、山以石為體、突怒偃蹇、奇怪萬狀、得磴而上、上有佛堂、堂中有源氏室、傳此紫姬草源語處、寺藏其影像及硯、云又有觀月亭、臨湖、風概無比、尤宜於秋夜觀月、故名八景中、所謂石山秋月是也、反出官路、過粟津、訪今井兼平墓、墓在野田中、兼平雖

不能諫止義仲之叛奮闘致死不負所事其志可哀
過膳所道傍有義仲寺門閉本不甚欲入不叩而去
抵三井寺躡磴而上數百級佛殿壯闊俯臨湖水唐
崎竹生島諸勝一覽在掌取路古關入京

秋夕泛琵琶湖

梁田邦美

篙、フナザラ

湖北湖南暮色濃

停篙回首問孤松

滄波兩岸秋風起

吹送叡山雲裏鐘

花朝下殿江

藤井啓

桃花水暖送輕舟

背指孤鴻欲沒頭

雪白比良山一角

春風猶未到江州

塚原卜傳

依田百川

卜傳、元龜三年
歿ス、年八十三

猗猗、音サウダ
ウ、醜惡ノ貌

睥睨、音ヘイゲ
イ、ニラムコト

塚原卜傳常陸塚原人父曰土佐守學劍法於下總
人飯篠長意擊刺妙天下卜傳繼箕裘仗劍周遊諸
州自稱其劍法曰無手勝流人不能解其何故也嘗
東歸過近江上湖舟見六七客中有一士人狀貌猗
猗鬚髯繞面自謂精武伎天下無敵卜傳抱膝坐睡
如不聽者士睥睨曰吾子亦佩刀盍一言卜傳徐曰
僕之伎與君異不求勝人欲不敗耳士作色曰子術
何名曰無手勝流是也所佩何用曰是斷私心非斬
人也士益怒曰子徒手敵我耶曰可士呼舟人上岸

盪音タウ推シ
動カス

卜傳遙指一洲曰請於彼乃命舟近洲士躍起上陸
拔劍麾曰客來客來卜傳脫刀付之舟人奪其棹一
盪舟開去岸數丈大笑曰無手勝流是矣

(一) 睥睨 徒手 繼箕裘 擊刺妙天下

(二) 柔能制剛 弱能制強 (三略)

馬琴獨語

菊池 純

瀧澤馬琴號曲亭武州江戸人聰慧夙成嶄然見頭
角尤喜裨史野乘名聲大著嘗屏居一室潛思著述
意匠慘澹沈吟久之時正午下偶家人令下婢供茶
而馬琴一意攻苦不知背後有人獨語曰今夜必縊

爲魚肉料理セ
ラルル意



瀧澤馬琴

下婢掠奪其衣物投屍于井中以滅其口可謂妙計
矣因閣筆微笑婢側耳于戶外聞之驚悸謂主翁欲
殺我及昏而遁逃亦
既歸家泣告其父兄
曰兒今日隔壁聞主
翁獨語命逼旦夕不
速去殆爲魚肉父兄
色然舍匿其家託疾乞暇馬琴怪之研詰一再初首
其所自馬琴抵掌諭之曰嚮者予著某裨史命意沈
吟忽獲一奇趣欣然不能自持偶然上口豈復有害

心邪。婢家父兄大笑，乃止矣。

了伯聽平語

大槻清崇

佐野、下野國ニ在リ

平語、平家物語

歎歎、音キヨキ、ススリナク

佐野城主天德寺了伯，屬北條氏，驍名夙顯。嘗招馨師善琵琶者某，演平語。馨師為唱二曲。一係佐佐木高綱事，一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每聽一曲，嗚咽歎歎而不可已。他日從容問左右曰：「昨聽平語，若何？」皆曰：「甚可樂也。但所演皆係赫赫功名之事。而君獨泣不已，何也？」了伯聞之，仰天大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為我用也。顧高綱之辭鎌倉公，乞其所愛名馬，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軍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于海波數百步之外，不幸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淚之交于睫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為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為也。」

名馬、池月ヲイフ

阿閉掃部

大槻清崇

越前侯秀康之就封也，聞阿閉掃部為勳閥之士，以重祿聘之。伯伊勢亦越之世臣也。將為其子行撰甲禮，乃請掃部為賓。禮畢置酒，伊勢謂掃部曰：「今日朕

秀康、徳川家康ノ第二子ノ撰甲禮、ヨロヒノ着初

余吾湖、近江國
ニ在リ
鑣、クツワ

結髮、元服ノコ

兒擐甲之初、願子語當年武功、以祝兒前程。掃部曰、
「吾豈有武功可語乎。無已、則有一焉。吾嘗見一士武
風最可觀者矣。賤嶽之役、兩軍既散、吾單騎沿余吾
湖而退、有一騎呼於後者、回鑣接之、則曰、朝來所殪、
皆雜兵矣。不幸未遇好敵、觀子儀容、果非凡士。敢請
一戰、決輸贏。」余曰、諾。下馬、將交槍、其人曰、請俟之、須
臾。我槍蟻矣、沒鋒於湖、洗之者三。曰、可以戰矣。於是
相鬪、雖雄未決、而日已昏黑、乃呼曰、可恨槍鋒難辨、
請期他日矣。子為誰、身是青木新兵也。後日相見、我
聞、誓不付勝負於他人矣。揚鞭而別、吾結髮從軍、未

好贈ル

嘗見從容整暇如此之士。言未畢、有青木方齋者、自
屏後出、謂掃部曰、側聽吾子話、懷舊之淚、不能自禁。
吾子亦不記乎、爾時與君交鋒者、即此翁也。掃部拍
掌曰、契闊久矣。今日相遇、何其奇也。乃舉觴屬之、好
以腰刀、由此青木之名、顯于一時。侯聞而聘之、與掃
部同其秩祿。

(一)置酒 結髮 契闊 (二)前程 前途 儀容 容儀

山田長政傳上

齋藤正謙

駿府 今静岡
慶長 元和 徳川
氏ノ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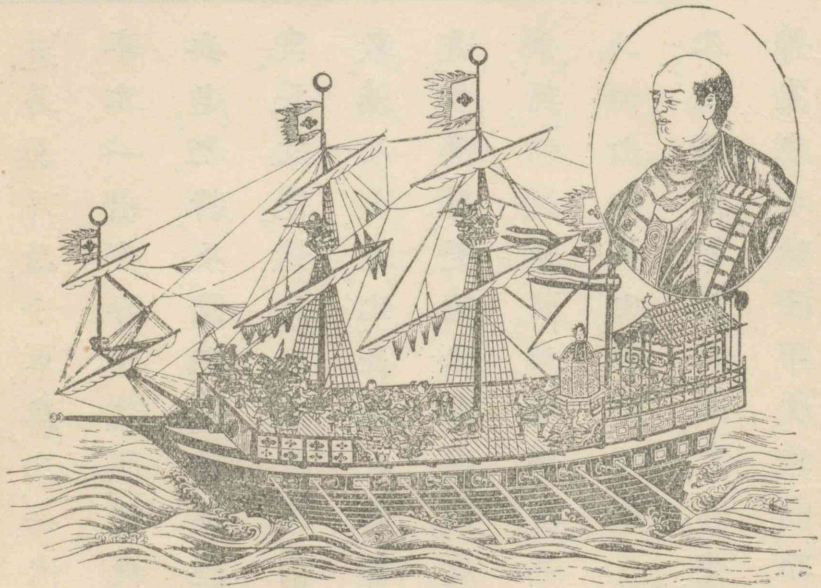
山田長政、駿府市人也。少有大志、好讀書、談兵事。慶
元際、天下始定、士之求仕者、皆干侯伯。長政弗屑曰、

下海、海ヲ渡リ
テ外國ニ行クコ
ト
經商、貿易商

六昆、馬來半島
ニ在リ

鑿鑿、音サクサ
ク、キチントヨ
クアタル意

「此間無立功名處。唯游海外、或可以展吾志耳。」時下
海無禁。府有經商二人、曰龍、曰太田。將航海、回易臺
灣。艤舟於大阪。長政請附乘之。二人弗許。長政乃先
到大阪、求二人之舟、入而匿焉。既而二人至揚帆、而
發。長政乃從艙間出、申前請。二人大驚、不能如之。何
許之。既到臺灣、又附蠻船、西游暹羅。會邦內騷亂、四
鄰交侵。而六昆最强。暹羅國主、出師禦之。長政見其
行軍無紀律、私言其必敗。既而果然。人或傳其語、聞
於國主。國主奇之、召見長政、詢方略。長政指畫陳策、
鑿鑿可用。國主大喜、擢長政為上將軍、往禦六昆。時



山田長政及戰艦

本邦人、流寓暹羅者
衆。長政糾合數百人、
雜以土兵、亡慮萬餘
人。皆為日本裝、聲言
日本援兵大至。六昆
軍沮。因縱兵奮擊、大
破之。六昆王憤甚、傾
國來寇。兵數十萬。長
政曰、敵衆強盛、難與
爭鋒。唯以謀撓之。破

海濱、音カイイセ
イ、海岸

衷、中ニ同ジ

送レ款、誠ヲ通ズ

攝行、代理

之易易耳。乃分軍爲三、一伏山陰、一艦海濱。長政親率其一、出於海陸之間、進挑戰。兵既交、佯敗走。六昆兵追之、將及。號砲俄發、海陸二軍、吶喊齊進、火鎗亂發。長政視機、反之。衷敵軍、前後擊之、大破六昆兵、殺數萬人。遂追北、長驅入其都、擒六昆王、以歸。威震遠近、四鄰爭送款於暹羅。於是國主大賞長政、妻以其女、封六昆地、號曰唵普良。唵普良、蓋諸侯王之謂也。

山田長政傳下

久之國主年既高、頗倦勤、使長政攝行國事。於是唵普良之名、噪於印度諸國。而本邦地隔遠、未聞知也。

愕眙、音ガクチ、
驚キミル
發跡、立身

青雲之上、天上
ノ意、立身出世
スルコトヲイフ

數歲瀧太田、復回易海外、行到暹羅。既入其界、迓勞之使沓至、相迎入館。少焉有吏來戒、王召見二人。二人初不知其故、心頗疑懼。且從吏入見。王冠服在交椅、上金珠祭目、儀衛甚盛。二人俯伏膝行、不敢仰視。及退、就館、飲食供御、如待貴客者。意益不安。既夜、復有更傳呼至、曰、王來。二人驚出迎。王便服入坐、笑拍二人之肩、曰、故人無恙。二人愕眙仰視、乃長政也。長政自備說其發跡之由。二人叩頭謝曰、鄙人愚昧、嘗相從於塵埃中、無禮獲罪多矣。不意大王能自致於青雲之上也。長政曰、予之有今日、實由二子之賜。抑

桑梓、音サウシ、故郷

扁、額

人有德於我，可不報哉。既罷，厚賜遣之。本邦商旅聞之，多游暹羅。長政皆善遇之。長政雖富貴，而常懷桑梓，不置。每臨戰，遙禱於駿府，淺間之神軍輒勝。至是，命工摹繪當時戰艦之狀為扁，附商舶獻於淺間廟，以報賽焉。

鑿鑿流寓，糾合聲言，愚矇發跡，桑梓報賽。

阿嶋嶺

賴 襄

危礁亂立，大濤間。決皆西南，不見山。

鵲影低迷，帆影沒。天連水處是臺灣。

守重巡視蝦夷

鹽谷時敏

鵲、音コツ、鷹ノ類

寛政ノ初メ露人蝦夷ニ寇ス

松前、渡島ノ南端ニ在リ

魯國、露國ニ同シ

寛政初，幕府有事於蝦夷。近藤守重受命巡視，東抵擇捉，北窮樺太，出入無人之境，備歷阻艱。其航擇捉，會風浪大作，船將覆。守重俄起擐甲，或笑曰：「衆皆輕裝，何為著重甲？」守重曰：「君等習泗，幸可得免，余自分必死。」使人知幕府，巡使近藤某耳。先是，幕府令松前藩羈屬蝦夷，化外視之。其後魯國駁駁南下，移其人與蝦夷雜居。守重既至，按其地理，相其風土，開險塞，通橋梁，建廬舍，教佃漁，斥逐魯人，畫定疆界，大播恩威。夷民悅服，尋收松前封土，置奉行，轄之。守重之力居多矣。

(一)羈屬 駸駸 橋梁 廬舍 佃漁 疆界 悅服
(二)險塞 閉塞 城塞 要塞 化外視 度外視

松前城下作

長尾景翰

海城寒折月生潮 波際連檣影動搖

從此五千三百里 北辰直下建銅標

寒折 寒夜ニ擊
ツ夜廻 拍子木
北辰 北極星

海城之新月生潮波際連檣影動搖
夫五千三百里北辰直下建銅標

松前城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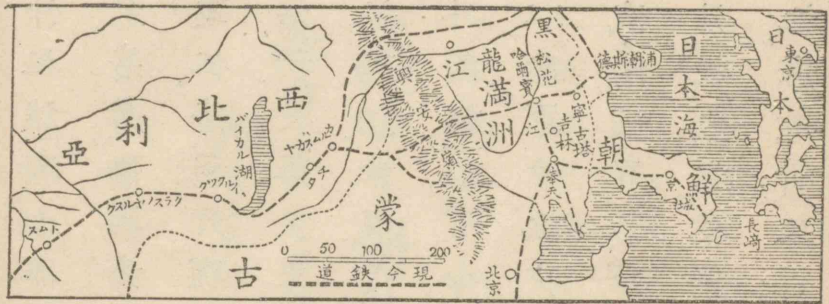
長尾景翰筆

記福島中佐單騎遠征事上 村上珍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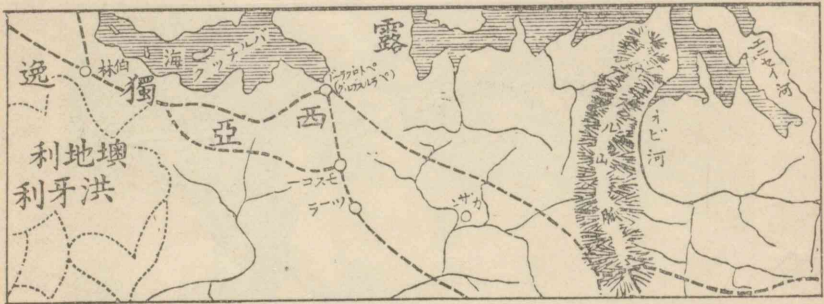
信州山巒峻秀自古多出魁偉特絕之士若木曾義

俄、露國

仲之雄武太宰春臺之古學佐久間象山之洋學其
尤著者陸軍步兵中佐福島安正信州松本人亦以
遠征著稱君聰慧八歲讀書講武已有四方之志明
治初從藩主來東京脩英學于開成所家貧乏資刻
苦不止業益進六年出仕陸軍省肆力地理學傍修
外國語以官命航米清朝鮮印度考察形勢二十年
以陸軍步兵少佐赴獨逸公使館任滿將歸命巡視
俄清國界君躍然曰可以成吾宿志矣二十五年二
月鞭凱旋發獨都凱旋者其愛馬也達俄都聖彼堡
抵莫斯科又行二十里凱旋以日行冰雪中斃更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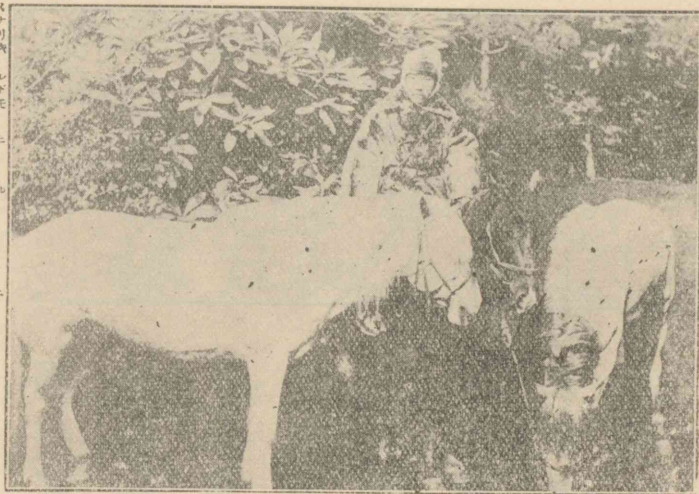


名馬烏拉於莫斯科。六月抵加森。嚴寒頓變酷暑。於是晝寢夜行。約五百里。道路險艱。東踰烏拉山。是為歐亞界。遂入西比利亞西部。會惡疫流行。每見病者。投所携藥。皆額手謝恩。九月抵亞爾泰。購良馬。名亞爾泰。登亞爾泰山。窮絕頂。是為俄清界。以佩刀刻姓名於巨巖。笑曰。誰謂亞爾泰高。吾昂於亞爾泰幾尺。入外蒙古。寒氣益甚。溪水



凍合。乾羊肉外。無一穀菜。病胃無醫藥。遂養病穹廬。夜焚乾馬糞。取暖。涉旬病痊。入西比利亞東部。記福島中佐單騎遠征事。下二十六年一月發土模。左顧冰湖。此即薩斯諾威也。湖其水注北冰洋。為哈魯伊河源。三月抵伯拉。晤夫琛夫斯克。是黑龍江會清奇河處。還入滿洲。歷吉林。寧古塔。遂出浦潮斯。得搭船。六月。屆長崎。東歸。

入都門。朝野士庶出迎。觀者如堵。入朝復命。皇上嘉之。賜金若干。累進陸軍步兵中佐。敘勳三等。蓋特典也。君此行。閱月十七。行程三千八百八十里。孤劍匹馬。跋涉深山曠野。不毛之地。冒瘴煙。衝毒霧。或為土蕃所狙。或為猛獸所逼。瀕危者數。然每入都會。將校貴人。皆送迎數里外。莫不款待。



福島中佐

俄國皇帝皇后亦賜謁。且陪食。其見敬重如此。夫俄清接疆。互不相下。勢將及我邦。是君之所以為國家。不辭艱難。以視察其疆域也。嗚呼。信州山川靈淑之氣。果出此偉丈夫。義仲諸子。有不足道者矣。君年方壯。將來盡力於國家。不特匹馬萬里之行也。頃同鄉人。辻新次。篠田某等。欲表章君之偉業。遍索詩文。余乃據所聞。以為之記。

宿志 搭船 跋涉 送迎 款待 表章

橘中佐傳

土屋 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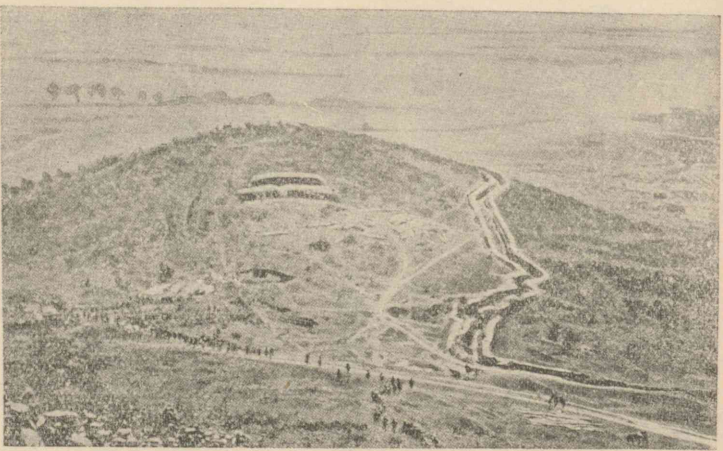
橘中佐。名周太。長崎縣人。明治二十年卒。陸軍士官

忠恪、忠實恪勤、
マシメナルコト

二鼓、二更ニ同
ジ、今ノ午後十
時

黎明、音レイメ
イ、夜明ケガタ
窮、音キン、クル
シム

學業、任少尉、屬步兵第五聯隊。二十四年、選為東宮武官、忠恪服勤。任大尉、後進至中佐。三十七年、伐露國、為步兵聯隊大隊長、屬第二軍。八月三十日、進向遼陽。敵扼之首山堡。大島中將、今關谷聯隊長攻之。中佐率一大隊、在第一線。時夜二鼓、弦月懸山、殺氣滿天。敵據絕壁、峻險如削、且鑿塹濠二道、竭力守禦。發丸如猛雨、我兵不能近。中佐切齒、蹶然躍入濠中、揮刀斬敵三人。我兵得勢、奮進激鬪、莫一不當百。遂奪堡壘、黎明高樹旭旗。既而敵軍大來、三面砲擊、為十字火、煙塵蔽空。我軍窘急、死傷頗多、中佐亦傷而



首山堡

身。中佐南望、遙拜皇城、曰、臣事畢矣。某亦泣。且起且

毫、不屈、親、裹、創、儼、立、壘、頭、叱、咤、指、揮、軍、曹、某、呼、曰、敵、衆、盛、難、當、盍、少、退、以、圖、再、舉。中佐曰、部下多斃、吾何忍逃、且纔得壘、旋失之、如我軍、面目何、某歎服、誓共死。一彈忽中、中佐、右肩、倒、某負而下、峻阪、憩、松樹、下、一丸、又來、貫、二人、滴、血、殷

仆適中佐，從卒走來，負還營而歿。齡四十一。
 外史氏曰：聞之中佐為人剛健，奉身簡素，冬不取暖，夏不就涼。曰：欲鍛身骨，以應緩急也。夙重皇恩，其在東京，每有書生自鄉里來者，輒先拉詣。二重橋外，瞻拜皇居，以為常云。

(一) 忠恪 弦月 整濠 切齒 蹶然 叱咤 指揮 簡素

瞻拜 殺氣滿天 (二) 且言且泣 愈出愈奇 漸西漸闊

廣瀨中佐傳上

土屋 弘

廣瀨中佐，名武夫。世仕岡藩。父曰重武。明治維新之際，以勤王功著焉。中佐少有膽力，學於海軍兵學校。

岡豐後國直入郡竹田町ノ別稱

嘗試 音シヤウ
 シ、ココロム
 瞠若 音ダウジ
 ヤク、驚イテ目
 フミハルコト

覘詞 音テンケ
 イ、探偵スルコ
 ト
 槐 音ケフ、ソリ
 ノコト

兼修柔術。業成，任海軍少尉。後進中佐。二十八年，命遊學露國。蓋留六年矣。一日，露將謂中佐曰：貴邦人體軀短小，恐非我敵。中佐笑曰：請嘗試之。幸擇力士三名，當我既立庭上。三人進搏，搯之一掉，皆倒。眾瞠若卷舌，事聞，露帝欲親覽其技，不得辭。於是，又令選膂力超眾者，與之角，亦皆敗。帝深稱其勇武。侍從某進奏曰：渠非獨武力卓越，神識透明，析理精密，可謂傑士。後某欲妻以其女，固辭之。蓋有所深慮也。當是時，露人有併吞東亞諸邦之志。中佐夙察之，及辭露都，專意覘詞，遂駕槐車，越興安嶺，沿黑龍江，時方嚴

冬、冰雪堅凝、寒威裂肌、所過數千里、山川形勢、關塞要害、莫不討窮、竊有所期於他日云。

廣瀨中佐傳下

三十七年二月、征露之役、與中佐躍然起曰、吾報效之時至矣。與同志士、淺間艦長八代六郎、海軍中佐有馬良橋、建議填塞旅順口、東鄉司令長官可之。乃艤五船、分乘死士七十七人、滿載巨石爆藥、而發。時二月二十四日午前二時也。風怒浪激、四顧昏黑、不辨咫尺。乍認老鐵山燈臺、纔得進近、點電燈、標前程、突至港口、敵覺之、照以探海燈、海陸發砲拒之。丸如

咫、音シ、八寸ヲ
咫トナス、咫尺
ハ近キ意

輕舸、ボートノ
コト

急霰。五船合勢、冒進、各占位、自爆沈。中佐所駕、即報國號也。已移輕舸、竿頭掛手巾、以為標識、候救護艦來、轉乘而還、不失一人。三月二十七日、午前三時三十分、再艤四船、與死士六十五人、赴港口。蓋以前役封鎖功未完也。此行、中佐坐福井號、部下有兵曹長杉野孫七、眾推膽勇、特在艙底執事。敵放水雷、船破。中佐跳脫、與諸兵士入別舸、而不見杉野。三反搜索、不得。潮水漸没、甲板不可少留、乃去。歎息曰、惜夫、喪我一勇士矣。時敵砲叢射、折樵摧舷、巨彈俄奪中佐而飛、舸上僅遺一片肉耳。後數日、杉野屍浮於港口。

實在我所沈福井號側敵將以禮厚葬之云。



廣瀨中佐

外史氏曰吾聞中佐為人剛健勇決兼富仁慈平生狎幼兒欣欣相嬉娛而怒則如夜叉又有

噫音チヤウ、暢ニ同ジ、筆ノタツコト

磅礴天地ニミチフサガル意

文才陣中寄親戚諸友書明覽詳悉條理秩然論者或謂可充一部戰史嘗著正氣歌其中有言一氣磅礴萬古存七生人聞報國恩平生所養可以見矣嗚呼是豈尋常武弁所企及哉



杉野兵曹長

瞠若報效標識搜索嬉娛磅礴條理秩然不辨咫尺寒威裂肌是豈尋常武弁所企及哉

旅順表忠塔記代作

鹽谷時敏

明治三十七年露國之難作二月我海軍襲旅順艦隊轟破其數艦尋用汽船十數隻乘夜冒砲火進港口自爆沈以杜塞航路者前後三次又沈設水雷於港外游弋偵邏屢挫敵艦遂封鎖海道絕其接濟八月露艦十餘隻圍脫出我邀擊之黃海敵艦潰敗四散其大半遁歸旅順潛伏不復出先是第三軍從金

游弋海上ヲ往來スルコト接濟交通ノ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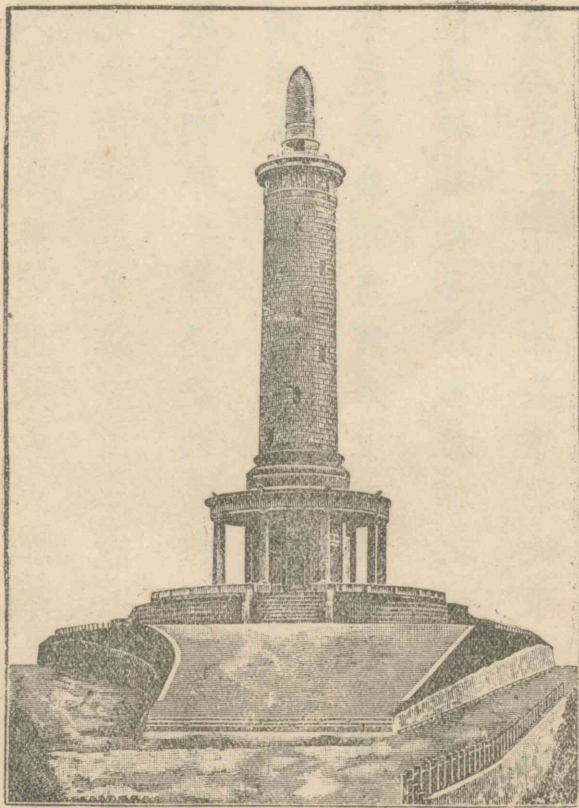
壕、濠ニ同ジ

州半島上陸、攘劔山敵、次陷四字形山、大白山、及鳳山、于大山、又取大小孤山、高崎山、四面進逼、包圍全成、於是遣使宣詔旨、令婦兒避難、並勸降、不應、全軍乃轟砲齊攻、艦隊自海上援之、強襲數晝夜、取盤龍山、東西二壘、而要塞、守禦堅固、不可輒拔、更用正攻法、掘塹穿壕、雁行曲折、以漸逼壘下、九月、破龍眼水師營、海鼠山諸壘、十月、再大舉肉薄、奪鉢卷山、窟山、一戶等壘、彼我對峙、益近接、當此時、北進軍既拔遼陽、克沙河、敵增派大兵、且令波羅的艦隊、繼援旅順、攻略不得不急、十一月、三大舉進擊、劇戰十數日、

云爾、シカイフ

遂拔爾靈山、瞰制港內、敵艦隊竟歸剿滅、而海軍常出入風濤冰霧之間、蒙砲火、犯水雷、以續行封鎖、既而坑道作業成、東雞冠山、二龍山、松樹山、首壘、相繼爆壞、至明年一月、望臺又陷、露軍不能復支、撤守出降、嗚呼、此險要拔矣、雖謂一賴皇上之威靈、亦豈非將卒忠勇義烈、盡誠奉上之效乎、未幾、奉天、日本海、海陸連捷、和議卒成、顧旅順之役、自春涉冬、陣歿者、無慮二萬三千人、而某等躬從事、其間、每追想當時、未嘗不慨然於懷也、茲與有志謀、建塔於白玉山頂、以表忠烈、於千載、云爾、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海軍

大將正三位大勳位功一級伯爵東鄉平八郎陸軍
大將從二位勳一等功一級伯爵乃木希典撰



塔忠表順宗

内篇 名家文鈔終

外篇 日本外史鈔

源・平氏

平治之亂一

平治、二條天皇
ノ年號
熊野、紀伊國東
牟婁郡新宮町
切部、紀伊國日
高郡切目村
六波羅、京都ニ
在リ、平氏ノ邸
宅、在ル所
上皇、後白河上
皇ナリ

平治元年冬、平清盛與子重盛、率平家貞等五十人、
詣熊野、行至切部。六波羅使者來告曰、昨夜藤原信
賴・源義朝等謀反、圍三條殿、火之、遂幽上皇及主上、
於禁内。衆愕然。清盛曰、爲之何如。宜到熊野計之乎。
重盛曰、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豫爲。清盛曰、如無甲

阿部野攝津國東成郡ニ在リ

見、現ニ通ズ

門者、門ノ番兵誰何・ヨビトガムルコト

何家貞曰、臣豫慮有是事矣。開其擔、出甲冑五十器、械弓箭稱之。衆乃結束北還。已而聞源氏兵要阿部野。清盛曰、彼衆我寡。我且避之。四國以謀再舉。重盛曰、機不可失。失今不伐、彼將先我。我寡而敗、何恥之有。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清盛曰、吾志決矣。率衆疾馳。未至阿部野、遇一騎。衆意源氏使也。騎至曰、臣至自六波羅。六波羅之兵、迎駕見在阿部野。請速歸。衆相喜慶、踴躍入京師。清盛計拔帝、乃與藤原惟方通謀。夜放火二條大宮。守門兵舍守救之。天皇乃與皇后同車、蒙衣而伏。出藻壁門。惟方從。門者誰何。惟方曰、

宮人也。門者燭於車中曰、可矣。既出、重盛以騎三百迎謁于途。奉入六波羅。已而上皇又逃於仁和寺。而



信賴等仍據大內。帝召清盛、命討賊。且戒之曰、宜佯退走、清誘賊出宮。莫使宮闕罹兵燹也。清盛對曰、臣誅逆賊、如指之掌。勿以勞天心。至若後命、

臣甚惑焉。雖然、不敢不盡心。乃勒兵三千騎、令重盛及二弟教盛、賴盛將之、分路赴大內。

平治之亂二

勒、音ロク、兵ヲトノフルコト

平安、京都ヲ平安
京トイフ

大庭、南殿ノ庭
義平、義朝ノ嫡
子、惡源太ト稱
ス
櫻橋樹、左近ノ
櫻、右近ノ橋
平將軍、平貞盛
ヲイフ

信賴・義朝、開承明・建禮二門、閉陽明・待賢・郁芳三門、
樹白旗二十餘旒、守之。平氏兵望見色動。重盛勵衆
曰、年爲平治、地爲平安、而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
必矣。汝輩努力、乃分其兵爲二、留一于大宮巷、以其
一傳待賢門、大呼挑戰。信賴怖墮馬、重盛排門而入、
至大庭、掠樹下、與源義平大戰。紫宸殿前、七匝櫻橋
樹、出至大宮巷、杖弓以息。家貞目之曰、可謂平將軍
再生矣。重盛更兵復入。義平呼曰、我源氏嫡子、公平
氏嫡子、宜與決死也。重盛曰、諾哉。乃進戰且退、與二
卒景安・家泰俱走。義平及鎌田政家追之、至二條濠。

重盛踰濠、政家射之、中肩及背。甲堅不入。射馬、馬倒
而甯墮。政家薄之。重盛扞以弓、取甯被之。景安至、搏
仆政家、爲義平所殺。重盛怒、欲親鬪。家泰進與義平
相搏、爲政家所殺。重盛得閒走。當是時、賴盛等攻郁
芳門、與義朝戰、退走。義朝卒有善走者八町二、郎以
鐵搭、鉤其甯。賴盛拔刀截搭。二郎仰仆。賴盛走。源氏
兵空宮而出。教盛乃以千騎、橫入大內、關諸門、守之。
義朝・義平無所獲而還宮。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
進攻六波羅。清盛乃上北臺、踞床指麾。賊兵沓至、官
軍遠巡。賊乘勝而進、矢及內戶。清盛怒、上馬、大呼馳

鐵搭、鐵ノクマ
デ

沓、音タフ、ア
ツマル

刑部卿、清盛ノ父忠盛ヲイフ

出、親突敵陣、更兵交進、賊遂大敗走。清盛乃入大内、分兵追賊。義朝奔關東、信賴伏誅。尾張人長田忠致、誅義朝、獻其首。梟之獄門。賴盛將平宗清、亦捕義朝少子賴朝、至將斬。宗清憫之、因池尼請宥。池尼賴盛母、於清盛為繼母。清盛不聽。尼怒曰、刑部卿而在、汝安得侮我言乎。重盛與賴盛固請、乃減死一等、流于伊豆。義平變服入京師、狙擊清盛。清盛覺之、捕獲斬之。平氏威振天下。

愕然 兵變 狙擊 宮闕 逡巡 宜與決死

重盛忠孝一

仁安、六條天皇ノ年號

隨身兵仗、警護ノ武士

治承、高倉天皇ノ年號

平時忠、高倉天皇ノ母ノ兄ナリ

仁安元年、平清盛敘正二位、任内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陞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既而清盛削髮稱淨海、興別第于西八條、居焉。治承元年、重盛任左近衛大將、尋拜内大臣、居小松第。弟宗盛為右近衛大將。當是時、平族為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采邑跨三十餘州。平時忠謂眾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朝臣舉族平氏、專橫。後白河法皇、亦積不能平。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為法皇執事。重盛娶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為子婦。然成親殊希為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陰受院敕、與僧西

鹿谷、京都市ノ東北ニ在リ
福原、神戸市ノ西ニ在リ

鞠、音キク、罪ヲシラベルコト

掠治、拷問ノ意

竊進、並ビ進ム

光源行綱等會鹿谷謀議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
自首乃馳赴福原面清盛大駭直歸京師
入西八條第悉召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
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鞫之然事
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

重盛忠孝二

清盛命縛西光至痛掠治之得寶乃使人召成親成
親未知事覺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繹騷心驚及
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竊進捧之囚於小
室將待昏殺之久之重盛至衆迎而謂之曰有大事

惡左府、左大臣藤原賴長性慧
點、世惡左府ト稱ス
殃慶、積善ノ家ニ餘慶アリ、積不善ノ家ニ餘殃アリ

亟、速ナリ
阪上田村磨、桓武天皇ノ時、征夷大將軍ニ拜セラレ、蝦夷ヲ征ンテ功アリ

重盛忠孝三

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
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為名
族受君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
死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為藤原信
賴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
康讓其亡狀因戒之曰慎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
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
士今舉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
田村磨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

保元 後白河天皇ノ保元元年崇
德上皇兵ヲ舉グ
新院、崇德上皇
重仁親王、崇德
上皇ノ皇子
故院 鳥羽法皇

北面、院ノ武士

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為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即毋告者、豈不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宣討我目、我為賊、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

重盛忠孝四

關、宮門

葉、音キ、アツ
マル

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為大臣大將、自非有寇賊犯關、則不宜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吐甲觀。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聞群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

重盛忠孝五

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

四恩、天地、國王、父母、衆生ノ恩ヲイフ
葛原親王、桓武天皇ノ皇子

駢、音ベン、並ブ

草草、ソソウスルコト



家門、己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胤、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反、及至大人、乃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爲官當、退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

モツタイ
丁イ
ア、リ、ク、ク、イ

三公、左右大臣ト大政大臣若クハ内大臣ヲイフ
源下野守、義朝六條判官、義朝ノ父、爲義ナリ

感、音セキ、憂ニ同ジ

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救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觀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觀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列重盛首、而後發。且言且泣。舉座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舉、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

讓、責ナリ
救、戒ナリ

重盛忠孝六

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慙慙之也。出教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劉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眾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今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家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今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

謬、音ビユウ、
アヤマリ

惶懼曰、爲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今之。二人還報。重盛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真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扭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慙愧。

亡狀 猖獗 夷滅 較著 嚮背 老耄 慙慙 匡救

賴朝破平氏

治承四年八月、源賴朝奉以仁王、令旨舉兵伊豆。既而戰敗、航海走安房、移檄遠近徵兵。軍復振。十月、平清盛遣孫維盛、弟忠度、以五萬騎伐賴朝、以藤原忠

以仁王、後白河
天皇ノ第二子ナ
リ

行旅、旅入ナリ

清監軍、齋藤實盛爲嚮導。賴朝進至隅田川、召諸將、議曰、「吾欲徇上野、下野、然後進、如何。」平廣常曰、「不若及敵未踰足柄、而取武藏、相模、二州、既獲、天下、唯君所欲爲。」賴朝然之。濟河而軍。武藏、相模、豪傑、相告來降。兵凡十餘萬。乃入鎌倉、立爲幕府、部署諸將士。遂親將而西、逆擊平氏。八州將士、爭追附之。比踰足柄山、凡二十餘萬騎。進與維盛夾富士河、而陣。初、維盛遇行旅、自東來者、問賴朝兵數。對曰、「八州草木、無不風靡。無山、無川、皆其兵也。」已而賴朝至河東。白旗林立、望之、無際。一軍恐怖。維盛以忠清爲先鋒、進至河

黃瀬河驛、駿河國駿東郡清水村大字長澤ノ附近

平治元年、義朝ノ敗死スルヤ、義經ハ特ニ死ヲ赦サン鞍馬寺ニ入リシガ、承安四年出デテ陸奥ニ赴キ、藤原秀衡ニ依ル、秀衡厚ク之ヲ遇ス

岸。河水方漲、兩軍相持未戰。武田信光爲賴朝先鋒。遣使平氏營、與約戰期。平氏不答。信光乃潛兵、由間道、夜出西軍後。道徑大



源澤、鵝鴨驚起。西軍大駭。潰走。賴朝還次于黃瀬河。會有一將、率二十騎、來、因土肥實平、求見賴

朝。賴朝問狀。對曰、「其年齒二十左右、面目俊邁。」曰、「是陸奥九郎也。」亟呼入。實平導入幕。果義經也。曰、「聞阿兄起義、喜不自禁。因辭秀衡而來。」賴朝大喜曰、「八幡

故將軍、義家ノ父賴義ナリ
頭公、左馬頭義朝ナリ

公之東征也、遇新羅公來接、曰、「猶見故將軍也。」今吾遇汝、猶見頭公也。兄弟相對涕泣。是時賴朝諸弟範、賴全成、義圓皆來歸。而木曾義仲起兵於信濃、以應賴朝。

部署潰走、年齒無不風靡。猶見故將軍。

義仲入京師

義仲於賴朝為從弟。其父義賢為義平所殺。義仲幼孤、依中原兼遠于木曾。稱木曾氏。常憤宗族殘滅、陰圖報仇。與群兒嬉戲、每為騎射狀。稍長壯偉、多力善射。潛入京師、覲平氏者數。及以仁王、令旨至、喜而集

般若野、越中國ニ在リ
越後國府、中頸城郡直江津町大字鹽谷新田

寒原、越後越中ノ界ニ在リ
志雄、礪並、共ニ越中國ニ在リ



以十餘萬騎東伐、先擊義仲。五月、平盛俊進至般若野。義仲在越後國府。遣今井兼平、馳先奪

寒原之險、擊破盛俊。西軍退陣于志雄、礪並二山。礪並山南有栗殼壑、深數千仞。義仲發國府、行收兵、得五萬騎。閱兵于六動寺、自向礪並山、謂樋口兼光等曰、「彼眾我寡、彼舍山東下、就平地戰、非我利也。我先

陣山東麓敵必下巔而陣我一軍則遠出山西驅敵于南壑中可一舉而盡也諸將皆曰善乃分萬人屬兼光等而自將三萬人進至東麓益旗幟蔽林而軍平氏望見之果下巔陣于山腹兩軍射戰終日而兼光等已在敵背日暮萬人鼓譟突出義仲麾兵而上夾擊西軍西軍大駭潰走陷南壑死者幾二萬人壑為填塞平氏將帥僅以身免義仲乘勝追走進至越前平氏軍連為義仲所破走歸京師義仲長驅遂進入京師京師人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

宇治河先登一

元曆元年 壽永三年二當ル



後白河法皇論討平氏功賴朝第一義仲第二義仲留衛京師世呼曰旭將軍義仲生長山野舉止粗鄙不任衣冠為京人所嗤笑法皇頗厭義仲暴逆屢使

使召賴朝義仲終反元曆元源年正月賴朝檄八州將士西義討義仲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今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

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

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為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

浮島原、駿河國
駿東郡ニ在リ

二良、二人ノ良
將

四郎、高綱ナリ
久闊、久シク相
見ザルヲイフ
公、賴朝ヲイフ
晒、微笑スルナ
リ

曰：「諾。」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群馬，無過磨墨者。率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犬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慍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即扣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邪。公之囑我，殆為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闊，彼乘公所賜乎？」高綱晒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廐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廐人竊之矣。後有貴

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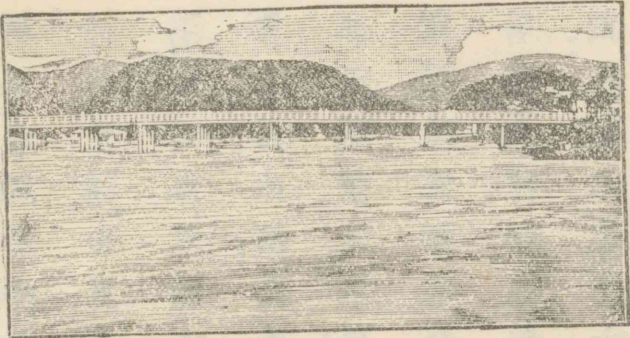
宇治河先登二

勢多 近江國ニ在リ
宇治 山城國ニ在リ
比羅門 四天
功最 功績ノ次
第、最ハ第一
驚 驚
カマビス
シキコト
平等院 宇治ニ在リ

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驚、不聞。今乃取平等院鼓、擲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

架、橋折ノコト
亂流ヲ横ギリ
渡ルコト

馬條、音バタウ、
馬ノ腹帶
超乘、跳ツテ前
ニ出ヅルコト



宇治河

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給景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

高綱為先登第一、景季為第二。畠山重忠以手兵繼

北兵、義仲ノ兵
ヲイフ、義仲北
方ヨリ起リシ故
ナリ
群易、驚キ卻ク
コト
股栗、震慄スル
コト
木幡、山城國宇
治郡宇治村ニ在
リ

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洄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
群易。義經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行親搏戰而退。義
仲馳使請法皇幸醍醐寺。弗聽。則率兵馳赴其宮、拔
刀瞋目、立于階下。具興趣。幸宮中股栗。會有來告東
軍已至木幡矣。義仲馳出、遇行親。親忠合其兵、兵僅
三百騎。望見東軍、旗幟彌天。曰、吾死矣。諭將士散去。
衆請生死相從。義仲乃進冒東軍。重忠、景時等累進、
皆潰。義仲驅進、與義經遇。義經以數百騎攢蹄衝擊、
因亂射之。義仲大敗被創、以殘兵退走。

宇治河先登三

法皇、後白河法
皇

穿赤錦袍者、指
シ問フ者ノ辭ナ
リ、以下之ニ倣
フ
赤錦袍、赤地ノ
錦ノ鎧直垂ナリ
粟津、近江國滋
賀郡膳所村ノ地

義經使其兵追義仲、而與重忠等詣法皇宮。大江業
忠上宮垣望見之、曰、義仲復至矣。一宮驚怖。業忠又
報曰、旗號自別。蓋東兵也。義經踵門下馬、颺言曰、臣
源賴朝使者義經也。破賊而至矣。願為奏之。業忠驚
喜跳下、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列立中門外。
見之、使人指問其名。穿赤錦袍者曰、源義經。被緋甲、
帶大刀者曰、畠山重忠。亞重忠者二人、曰、澁谷重助。
河越重賴。玄甲者、梶原景季。黃甲者、佐佐木高綱。法
皇曰、皆壯士也。因勅護宮焉。

佐公、賴朝ヲイ
フ、賴朝兵衛佐
タリ

淖、音タウ、ヌ
カルミ

主公爲何狀。是以脫歸耳。義仲曰、吾宜死於京中。彼一見汝、故忍而至此。身創力竭、可以自殺矣。兼平曰、主公努力。方今平氏在西、佐公在東。主公盍走保北國、以圖三分。臣請留防敵。主公可以逃也。乃樹旗集潰兵。潰兵稍聚、得數百騎。進衝敵陣、貫而過者三。乃有二十餘騎。範賴以數千騎圍之。義仲奮戰、盡亡其騎。獨有兼平。兼平乃指一邱樹、謂義仲曰、君赴於彼。徐自爲計。臣請拒於此。義仲徑田赴邱。馬陷于淖。顧視兼平、箭中額、死。年三十一。兼平方奮鬪、箭餘八矢。射斃八騎。聞敵中傳呼木曾公死曰、吾事終矣。銜刀

墮馬、自貫而死。

木曾義仲墓

梁川孟緯

藻、藻、水草ナリ、
祭ニ用フ
瘞却、音エイキ
ヤク、理ム

更有何人薦藻。澹烟微雨鎖黃昏。
湖南三尺無情土。瘞却英雄未死魂。

一谷之戰一

福原、神戸市ノ
西ニ在リ
生田、神戸市ノ
東、三宮附近
一谷、攝津國武
庫郡須磨村鐵枅
峯ノ南方ニ在リ
壽永四年二月三日

平宗盛奉安德帝、自南海從山陽、終復福原、築城據焉。負山臨海、生田爲東門、一谷爲西門。勝兵十萬餘、繫大艦數千。平教經轉戰于備前、安藝、淡路、和泉、皆捷。平氏威振關西、期犯京師。賴朝聞之、趣二弟赴伐。以二月三日攻一谷。範賴以五萬騎向東門、梶原景

忌辰、命日、清盛
養和元年閏二月
四日ヲ以テ薨ス
兼行、行程ヲ倍
シテ行クコト
三草山、播磨國
加東郡上福田村
ニ在リ

時監軍焉。義經以萬騎向西門。土肥實平監軍焉。以明日爲清盛忌辰。延至七日。先期三日早發。義經取丹波路兼行。比暮至三草山。聞平資盛等七千騎陣山西也。召實平議曰。夜襲之乎。抑待旦也。實平未對。田代信綱進曰。敵謂我恃衆稽留也。則急襲之必勝。義經曰。是得我心。即發。命僕辨慶火浴道民家。取明而過。夜半至山西。急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天明。令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精騎三千向鴨越。鴨越者。城後閒道也。日暮駐軍熊谷。直實平山季重在麾下。直實謂其子直家曰。冒險混進。孰後

此公、義經ヲサ
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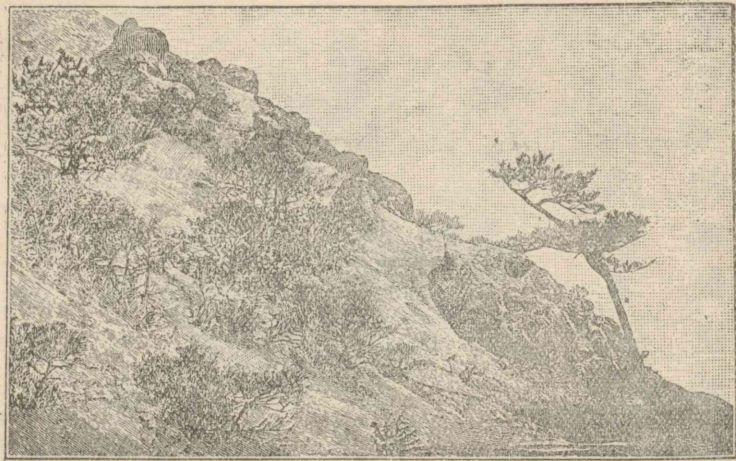
孰先。欲立功者。不若向西門。直家曰。然。此公常先士卒。不可隨也。未知平山子何如。使僕闖之。季重甲冑按刀。獨語曰。誰能先我。僕歸報直實曰。彼所見亦同我也。乃馳赴一谷。天未曙。薄門自名。季重踵至。敵闢門。二人突入奮鬪。城兵辟易。季重出。亡其旗卒。乃復入。斬其敵。而出。實平信綱皆至。令士卒繼攻。門堅不破。

一谷之戰ニ

範賴亦令諸軍薄東門。武藏人河原高直與其弟踰柵先登。中箭死。梶原景時使輕卒拔柵。以五百騎入

高顙、頰骨ノ高
キコト
齒、ヨハヒト訓
ム、年齢ナリ
頰、俯ニ同ジ

鬪既退、顧失景時所在、復入索之。景季在敵中、被髮而鬪。簾挿梅花、以自標。景時識見、挈之而出。當是時、平氏專防東西二門、而不圖義經。義經之向、鶻越也。路險夜黑、令辨慶索鄉導。辨慶認火光、得一人家。見翁嫗對坐、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為業、諳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謁義經。義經執火視之、長身高顙、持獵弓矢。問其齒、曰、十七。義經為冠之、命姓名曰、鷲尾經春。給鎧仗、以為鄉導。問鶻越如何。經春曰、太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先眾馳之。至鶻越、則天明。頰



鶻越

視城中、二門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春所言。眾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達。義經曰、可下矣。乃屈其所騎馬、後足一鞭而下。三千騎皆倣之。胄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呼而入。平氏軍駭擾、自相擊刺。教經等敗走。義經縱火乘之。煙焰漲城、範賴實平破東

乘輿、安徳天皇
ヲイフ

屋島、讚岐國高
松市ノ東方二里
餘ニ在リ

西門而入、三面合擊、斬平通盛等十人、擒平重衡、宗
盛奉乘輿、航海而逃、衆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遂奔讚
岐、倚田口成良之衆、保于屋島。

題常磐抱孤圖

梁川孟緯

雪灑笠檐、風捲袂。

呱呱覓乳、若爲情。

他年鐵拐峰頭險。

叱咤三軍、是此聲。

楠新田氏

正成勤王一

楠氏、本姓橘氏、出於敏達天皇。天皇曾孫曰諸兄、爲

左大臣、賜姓橘。橘氏後裔、或降在民間。其居河內者、
以楠爲氏。楠氏始著於後醍醐帝之時。云當帝時、北



楠正成

條高時失政、其家宰長崎高
資等擅權、將士離心、多背叛
者。帝陰謀乘是時討滅之。高
時聞之、遣兵西上、遂謀廢帝。
帝謀知之、逃之南都、避於笠
置山。北條氏兵來攻。帝下詔、
四方赴難。莫復應命者。帝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大
樹。樹下設虛位。二童子來、垂涕曰、天下無地容陛

笠置山、山城國
相樂郡ニ在リ

文、文字アリ

金剛山、河内國南河内郡ニ在リ
志貴山、大和國生駒郡ニ在リ

下。獨有_レ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本從南楠當有_レ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山僧問之曰、地方豪傑、豈有_レ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成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祈於志貴山而生焉。小字多聞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功為兵衛尉。帝曰、是也。使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即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座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模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

赤坂、河内國南河内郡ニ在リ

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寶元弘元年八月也。正成於是城于赤坂。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在。參河人足助重範善拒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應之。高時乃遣北條貞直、足利尊氏等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模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重範被擒。錦織俊政、石川義純死之。帝與藤房奉神器逃。

正成勤王ニ

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赴赤坂城。城纔成、取農粟充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分其三百、以弟正季、族和田正

草、音ヘイ、蔽ト
通ズ、カクルル
コト
掀、音ケン、ササ
グルコト

覆垣、二重ノ塼

長柄杓、柄ノ長
キヒシヤク

遠將之、出城、單山、而俟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
百餘步。乃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
正成、今士卒齊射、立斃千餘人。東兵沮卻、卸甲且息。
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以二百騎、闕門突出、三面合
擊。東軍大驚擾亂、棄器械而走。旦日、東軍分爲二、一
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覆垣、繩懸其外垣。敵蟻附焉。
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
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鈎鈎垣。垣殆崩。正
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兵於
是築營環城、爲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正成謂衆

奔命、命ヲ奉ジ
テ奔走スルコト

曰、吾先天下舉大事。固不圖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
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
是全軀以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填尸、以薪蔽
之。乘風雨、夜稍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人。戒曰、度我
遠而舉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
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氏兵聞之
潰散。茲俊自殺。賊執帝于宇治。奉于平等院。遂徙之
六波羅。僧良忠謀奪帝。不成。二年二月、高時徙帝于
隱岐。

宸慮 憫笑 隻手 肉薄 焦爛 持久計 疲奔命

高德唱義

西遷、元弘二年春、隱岐國ニ遷サレ給ヘルコト志士仁人、見義不爲ノ二句ハ論語ニ出ツ要、待チ伏セスルコト舟坂山、播磨國赤穂郡ニ在リ杉坂、播磨國佐用郡ニ在リ勾踐、越王ノ名、范蠡ハ其臣ナリ、蓋シ高德、勾踐ヲ以テ帝ニ比シ、范蠡ヲ以テ自ラ比シ、暗ニ己ノ帝ヲ輔ケテ興復ヲ圖ルノ志アルヲ示セルナリ

兒島氏、本三宅氏。世居備前兒島。兒島範長者爲備後守。子高德稱備後三郎。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欲赴援。聞笠置陷。楠氏敗。乃止。已而聞帝西遷。高德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爲無勇也。蓋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坂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聞道至。杉坂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聞。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

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奉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

高德題櫻圖

齋藤監物

鷲輿、鳳輦ニ同シ
回天事業、恢復ノコト

踏破千山萬嶽煙。鷲輿今日到何邊。
單篋直入虎狼窟。一七深探蛟鱈淵。
報國丹心嗟獨力。回天事業奈空拳。
數行紅淚兩行字。付與櫻花奏九天。

千窟城守一

元弘二年四月正成出金剛山。以五百騎攻赤坂城。城將湯淺定佛徵糧於紀伊。正成遮奪之。克苞以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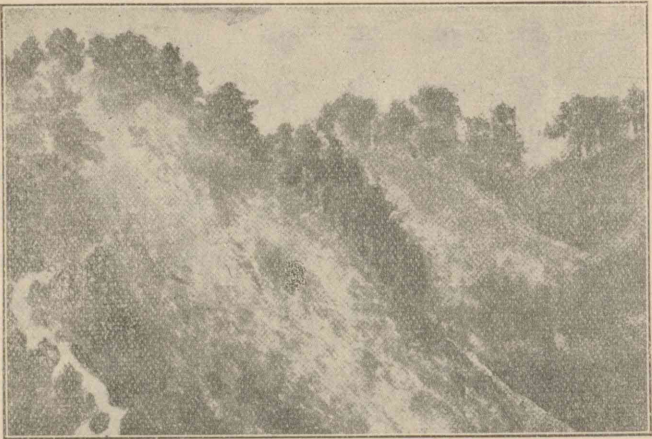
渡部、大坂市北
區天滿橋附近
天王寺、今ノ大
阪ノ地
護良親王、後醍
醐天皇ノ第三皇
子

東北三道、東海、
東山、北陸
金剛山、河内國
南河内郡ニ在
リ、千窟城址ニ
在リ

使三百人荷至城下、別分兵追之、城兵望見、謂敵且
奪我糧也、開門納之、三百人取甲於苞而甲、吶喊起
鬪、正成奪門而入、定佛不知所為、乃降、正成并其兵、
將七百騎、徇河内、和泉、悉下之、比及渡部、得二千人、
進陣于天王寺、

當是時、皇子護良起兵、據吉野、又諭赤松則村勤王、
八月、則村起兵、播磨、於是京畿警聞、交至鎌倉、高時
乃檄東北三道、大發兵、以子時治、族高直、大臣二階
堂貞藤將之、而宰高資監焉、西擊正成等、正成相金
剛山之千窟城、之城狹山、帶壑、周回一里、高數百仞、

中有五泉、雖旱不涸、造槽蓄之、養以黄土、雨則引屋



溜於槽、乃使別將守赤坂、而
自徙金剛山、三年二月、東兵
千自三道上、分為三軍、攻金剛
窟山及吉野、赤坂、赤坂城兵力
城拒、殺傷過當、賊絕其水道、城
址遂陷、吉野受圍七日、乃陷、吉
野、赤坂既陷、關東三軍皆萃
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
高時、徵者亦會焉、稱八十萬、合勢攻正成、正成以千

十二史、十二人ノ書記

餘人拒之。賊兵四面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無復虛箭。軍監高資，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擱筆。乃令諸軍勿復薄城。

千窟城守二

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機注水，使不能焚。賊將高直議曰：「葦爾山巔，不容有水。得非乘夜出汲乎？」前攻赤坂，絕水而克。此計可襲也。遣名越某將三千人，柵守東溪。久之，毋出汲者。正成暇其倦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幟而還。旦日樹之壁上，呼曰：「此名越公所贈。有公徽號焉。我無所用，願奉還之。」名越慚恚，舉族

葦爾 音サイジ、小ナルコト

頗、少ノクノ意

雲梯 高キ梯

薄城。城上豫橫懸大木，及敵薄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畏憚，築長圍環守。城兵困之。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闕。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也。」舉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敵集於藁人，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五百餘人。賊不敢復薄城也。三月，高時遣使者督促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令投大炬，唧筒注油，以燒雲梯。煙燄噴起，賊兵前後喧騰，梯遂中斷，陷壑焚死者數千人。諸道豪傑望正成之風，多應官軍者。護良

六波羅二帥、京師ノ南北ヲ鎮ス

新田郷、今上野新田郡太田町ニ屬ス

踏藉、フミアラスコト

義助、義貞ノ弟

又命大和土寇、絶敵糧道。敵兵多逃亡。敵中有新田義貞。請護良令。稱疾東歸。謀攻鎌倉。於是六波羅二帥、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宇都宮公綱。以千餘人來援。急攻拔柵。鑿城趾。正成應機拒之。敵竟不能拔。

義貞攻鎌倉一

高時以金剛山久不拔。官軍並起。益調發兵食。新田素多豪戶。因課六十萬錢。限以五日。縱吏卒催迫。義貞曰。奴輩亡狀。敢踏藉我地。遣兵捕其吏。梟首里門。高時聞而大怒。下令擊新田氏。新田氏會議。或曰。拒利根河。或曰。赴越後。依其宗族。義助進而言曰。二者

哉、音サウ、コロスコト

生品祠 新田郡生品村大字市野井ニ在リ
笠懸野 上野國新田郡北邊ノ荒原ナリ

皆非計也。坐待強敵。情見形屈。則我兵內潰。一敗塗地。使人曰。新田氏。我使者而誅死。死一也。寧死於王事。今雖匹馬單兵。出徇於國中。眾附則進攻。鎌倉不



義貞花押

則戰死。孰與坐取誅殺。

乎。眾以為然。乃起兵。大館宗氏。掘口貞滿。江田行義等百五十騎。推義貞為將。豎旗于邑。生品祠前。以舉義焉。實元弘三年五月八日也。義貞拜讀詔書畢。進陣于笠懸野。比日暮。利根河側塵起。有兵至。可二千

入間川、武藏國
入間郡ニ在リ

騎衆謂敵來矣。漸近則越後宗族來援也。義貞驚喜曰：「諸君來何速，何以知吾舉義？」大井田經隆伏鞍而對曰：「今旦羽黑俊賢來徇國中，是以馳至。在遠境者，明日當至。明日越後全兵及甲斐・信濃諸源，以五千騎至，乃合兵進入武藏。近國將士不期而會者，一日二萬人，軍于入間川北。高時聞義貞起事，不以為意也。發兵十一萬，以族貞國貞將之，前後夾擊貞國。抵河南，望見新田氏軍甚盛，乃不敢進。而義貞已亂流而至，大戰于武藏野。兩軍皆東國驍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戰罷，即相馳突，凡三十餘合，乃交退。旦

久米河、武藏國
北多摩郡東村山
村ニ在リ

生兵、アラテノ
兵

日，又戰于久米河。每戰，鎌倉兵死傷輒倍。

義貞攻鎌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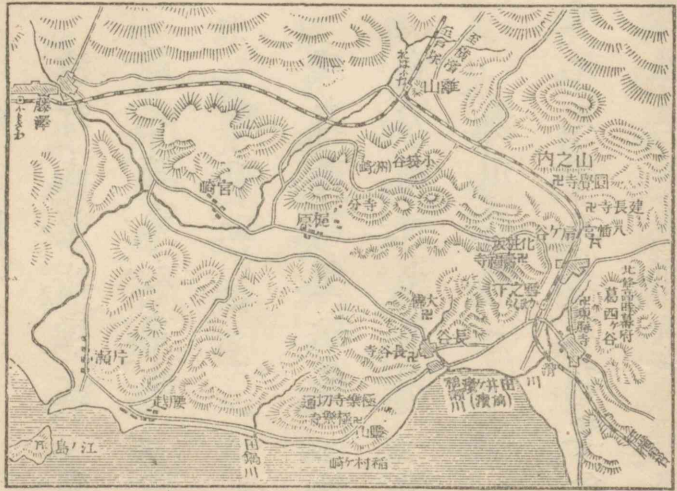
高時使弟泰家以生兵數萬來援。夜抵其軍，義貞不察，侵晨又戰，不利而退。泰家益輕新田氏，曰：「敵中必有斬致義貞者，皆釋甲飲酒相摸，人三浦義勝，心素嚮義貞，率兵六千來屬。義貞禮而詢計焉。義勝曰：「方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天命所歸，終有在焉。公幸并僕兵，可以一戰。」義貞曰：「以疲兵當新勝之衆，若何？」曰：「戰勝而將驕，卒懈者，敗。泰家之謂也。敗兆已備，不足畏耳。詰朝之事，僕請為公先焉。」旦日，卷旗徐進，敵

鶴水、武藏國橘
樹郡生見尾村大
字鶴見ノ地
關戸、武藏國南
多摩郡多摩村大
字關戸
極樂寺坂、鎌倉
ノ西南ニ在リ片
瀬ニ通ズル道ニ
當ル
兒囊坂、鎌倉ノ
北ニ在リ大船ニ
通ズル道ニ當ル
假粧坂、鎌倉ノ
西北ニ在リ藤澤
ニ通ズル道ニ當
ル
山内、鎌倉ノ山
北ニ當ル庄名ニ
シテ今ノ鎌倉郡
小坂村ニ屬ス

相指語曰、嚮聞三浦氏應徵而至、是也。俄而義貞等
翼而進、三面掩擊、泰家大敗。貞將一軍、與小山千葉
氏戰于鶴水、亦大敗。皆走入鎌倉。八州豪傑響應、爭
歸義貞。義貞進至關戸、兵凡十二萬騎、分爲三軍、三
道攻鎌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樂寺、堀口、貞滿、
大島守之、自兒囊坂、義貞、義助、自率諸將、自假粧坂、
縱火五十餘所而進。鎌倉震駭。而北條氏見兵猶十
餘萬、分拒三道。義貞、貞滿、進入山内、而宗氏戰死。其
兵皆卻。義貞以選兵二萬、乘夜赴之。則敵大兵據海
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義貞下馬、免胄、向海

越在、越ハ遠ナ
リ、遠方ニサマ
ヨヒ給フコト

學族、一族ノモ
ノ全體



舉族遂伏誅。自舉兵至此蓋十五日矣。新田氏威振

拜曰、天子爲逆、臣所遷、越
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
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
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
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
潮大退、兵艦皆漂去。義貞
大喜、麾衆而進。諸軍從之、
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烟燄
漲天。義貞縱兵鏖戰。高時

關東

稻叢懷古

太宰 純

沙汀南望浩煙波。

聞說三軍自此過。

湖水歸來人事改。

空山迢遞夕陽多。

新田公

大沼 厚

殘月憑高望敵營。

洪濤巨艦列崢嶸。

寶刀應待忠臣用。

離匣鏘鏘躍有聲。

湊川之戰一

延元元年五月，足利尊氏叛，與弟直義大舉東上，水陸並進。義貞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當是時，北

迢遞、音テウテ
イ、遠クツラナ
ル貌

崢嶸、音ソウク
ワウ、高クソバ
ダツ貌

延元、後醍醐天
皇ノ年號

顯家 時ニ鎮守
府將軍タリ 陸
奥ヲ鎮ス

前役、前年尊氏
鎌倉ヨリ西上
シ、京師ヲ攻メ
タル役ナリ
櫻井驛、攝津國
三島郡島本村ニ
在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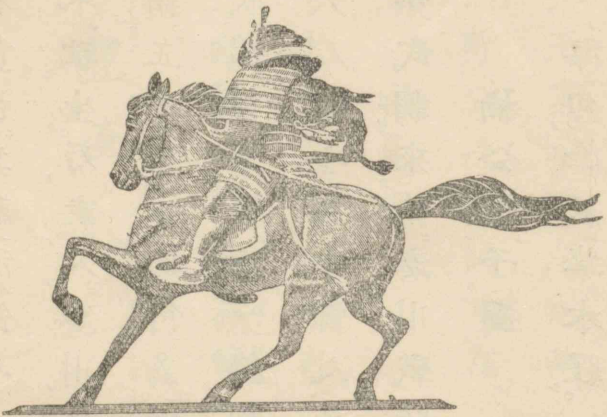
昌顯家已歸鎮，京師兵寡。帝命正成行，授義貞、正成
答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格鬪，
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為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
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
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
計，蓋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
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
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
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五月
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

計較、カンガヘ
クラベルコト

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誠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隸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慰勉義貞，訣飲終夜。

湊川之戰二

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



正成銅像

手兵七百陣于湊川，以當之。義貞以三萬騎陣于和田崎，以扞水軍。水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並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墮，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氏亦

編刺、サシチガ
ヘルコト

海甸、旬音デン、
畿内ヲイフ、湊
川ノコト

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十六
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
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
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
欣然曰、是獲吾心。編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
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軍、使
弟武朝來視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

楠公別子圖

賴 襄

海甸陰風草木腥。史編特筆姓名馨。
一腔熱血存餘瀝。分與兒曹灑賊庭。

楠公湊川戰死圖

大槻 清崇

王事寧將成、敗論。唯知順逆是忠臣。
斯公一死兒孫在。護得南朝五十春。

宿生田

菅 晉 帥

千歲恩讎兩不存。風雲長爲弔忠魂。
客宵一夜聽松籟。月暗楠公墓畔村。

豐臣氏

征韓之役一

秀吉之在關東也、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進撫其

在關東、是ヨリ
先、秀吉北條氏
政ヲ小田原ニ討
チテ之ヲ滅セリ
塑像、土ニテ作
リタル像

若、汝ナリ

豐臣氏、秀吉微
賤ヨリ起リ姓氏
無シ、始メ平氏
ヲ稱シ、後藤原氏
ヲ稱ス、然レド
モ秀吉他姓ヲ冒
スヲ羞ヅ、正親
町天皇漸姓ヲ賜
ウテ豐臣ト曰フ

背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然若
承藉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略地至明。若以
爲何如。初秀吉爲織田氏。徇山陽。請攻韓及明。後常
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間。常
奉朝貢於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盜。數侵明境。明
韓皆與我絕。而海賈互市不絕。我對馬島距韓甚邇。
島主宗氏世置吏于韓。釜山浦至豐臣氏時。明民或
有來投者。秀吉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益思
窺之。及定西海。宗義智送款焉。秀吉命掌使事。將伐
關東。遂遣義智與僧玄蘇往韓。義智至韓。韓王李昫

明主、明ノ神宗、
姓ハ朱、名ハ翊
鈞

朱翊鈞



乃使其大臣黃允吉。金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既至。自
伐關東。見韓使者。乃命史
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
豐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
臣吾邦諸道久屬分離。廢亂
秀綱紀。阻格帝命。秀吉爲之
吉憤激。被堅執銳。西討東伐。
以數年之閒。而定六十餘
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
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
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

斯語助ニシテ
意ナシ

耀武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為我前導。因遣柳川調信、玄蘇與偕。韓王得書疑懼，稍修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防。天正十九年夏，秀吉復遣義智、貴昭在釜山旬餘，不得報怒而還。秀吉志益決。

征韓之役二

淺井氏、淺井長政ノ女、名ハ茶茶、秀吉ノ妾トナリ、淀トイフ是歲 天正十九年

秀吉初無子。先是，姬人淺井氏生男鶴松。秀吉絕愛之。是歲鶴松夭。乃悲哀累月，心忽忽不樂。因屢出遊以自遣。一日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曰：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鬱為？乃還大會諸將帥，謂之曰：吾藉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休矣。特諸醜夷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吾欲以邦治委內府，而自將入朝鮮，以其兵為先鋒，以入於明。彼拒我命，則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厭其望，不亦快乎？我籌之已熟，事非

奄有、奄ハ掩ニ通ズ、盡ク占領スルコト

愕眙、驚イテ目ヲ見張ルコト

秀次、秀吉ノ姪

大廳、秀吉ノ母

那古邪、肥前國東松浦郡ニ在リ

文祿、後陽成天皇ノ年號

甚難。諸君其能爲我出力耶。諸將帥愕眙相視莫敢對者。浮田秀家進曰。殿下舉此無前之事。誰不努力者。衆莫敢異議。內府謂秀次也。秀次時爲內大臣。敍正二位。於是秀吉奏請遣諸將之國。各具兵食。命九鬼嘉隆造大艦數千艘。大廳聞秀吉赴海外。憂恐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而自出陣肥前。以爲策應。乃大築于那古邪。建爲行營。十二月。分朝鮮地圖于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兵爲八軍。以嚮韓之八道。別置水軍。總十五萬人。以明年三月。盡會行營。秀吉乃上書乞骸骨。讓開白職于秀次。自稱太閤。文

祿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秀吉發京師。或曰。盍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四月至安藝。謁嚴島祠。投百錢。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衆大喜。蓋豫糊合兩錢也。遂至那古邪。諸軍會者。凡五十萬人。糧食稱之。於是先遣水陸九軍。發大礮。閔而揚帆。蔽海而渡。

阻格 奄有 廢寢食 盍以善漢文者從
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鬱爲

碧蹄驛之捷

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韓國都。小西行長爲

城 韓國都、今ノ京

毛利秀包、隆景ノ弟

殿、シンガリ

開城、京畿道ニ在リ

元康、秀包ノ兄

先鋒、進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城砦相屬。文祿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韓、陷平壤。行長敗走。大友義統亦棄城走。毛利秀包與黑田長政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砦皆解還、萃於國都。小早川隆景守開城、獨不肯還。曰：「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還。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里而陣。數日、候騎報曰：「如松兵既

碧蹄驛 京畿道ニ在リ



小早川隆景

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矣。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為六隊迎戰。前軍二隊不利。卻。隆景揮槍大呼而進。士卒皆奮、莫不一當百。三將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敗。如松墮馬。隆景將井上某鏃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廬以身免。逐北至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廬百餘人。如松入開城、視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

於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欲徹還恐虜兵追躡群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

碧蹄驛

賴

襄

平壤城。碧蹄驛。

明軍乘勝如捲席。

一隊壓尾萬刀橫。

斫人如草刀有聲。

據鞍海外供頤指。

老臂一攘聊復爾。

噫不使此翁執鼓旗。

兩度都付乳臭兒。

秀吉裂冊書

頤指、頤ニテ指
圖スルコト
乳臭兒、前役ノ
總大將ハ、淳田秀
家ニシテ後役ノ
總大將ハ、羽柴秀
秋ナリ

慶長、後陽成天
皇ノ年號
明使、正使ハ揚
方亨、副使ハ沈
惟敬
韓使、黃慎・朴弘
長ノ二人
三道、慶尙・全
羅・忠清
再造、國家ノ再
建ヲイフ

慶長元年八月、明韓使者共至界浦。二十九日、造伏見。秀吉使柳川調信責韓使者曰：吾收兵而汝國未獻三道。今又不使王子來謝再造之恩。乃遣微者辱我。我不許汝入見。二使因行長謝。弗聽。九月二日、使毛利氏列兵仗。延明使者入城。諸將帥皆坐。頃之、秀吉開幄而出。侍衛呼叱。二使慙伏。莫敢仰視。捧金印冕服。膝行而進。行長助之畢禮。三日、饗使者。既罷。秀吉戴冕被袞衣。使德川家康以下七人各被其章服。召僧承兌讀冊書。行長私囑之曰：冊文與沈惟敬所說。或有齟齬者。子且諱之。承兌不敢聽。乃入讀冊于

扯、搯ニ同ジ、裂クコト
髯虜、明人ヲ罵ル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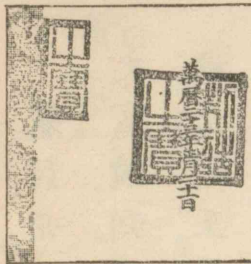
股票、フルヘアガルコト
三奉行、石田三成・増田長盛・大谷吉隆
證、託スルコト

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新於柔懷、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戲寵賁、芝函襲冠、裳於海衣、

秀吉之傍至曰、封爾為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扯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為王、如天朝何、乃召行長、誚讓曰、汝敢欺罔我、以為我邦之辱、吾將併汝、與明使者、皆誅殺之、行長股票、謾罪於三奉行、出書牘數通、為證、承兌亦救解之、事纔得止、而秀吉怒未釋、即夜命加藤清正、大谷吉

而汝ナリ

風行舟服、固藩衛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求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款誠、祇服論言、永遵聲教、欽哉



冊封
隆石田三成・増田長盛、逐明韓使者、賜資糧遣歸、使謂之曰、若亟去、告而君、我將再遣兵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悉會故行、臺柳川、調信私囑黃慎曰、太閤意已決矣、速獻三道、使王子來謝、不則貴國復被禍矣、惟敬猶疑其虛喝、已而見浴道治兵狀、則大驚奔去、
惴伏齟齬、乳臭兒再造之恩

朱家小兒、明主
ヲイフ
阿鈞、明ノ神宗
恭獻、足利義滿
嘗テ明ヨリ日本
國王ノ冊封ヲ受
クタリ、明人之
ヲ諡シテ恭獻ト
イフ

裂封冊

頼

裏

史官讀到日本王
欲王則王吾自了
吾國有王誰覲覲
鴨綠之流鞭可絶
地下空唾恭獻面

相公怒裂明冊書
朱家小兒敢爵余
叱吃再蹀八道血
地上阿鈞不相見

漢文新編卷二終

年表

天皇		七九代 六條		七八代 二條		年號	紀元	事蹟
同	同	治承元	仁安二	永曆元	平治元	一八二〇	一八一九	十二月、平治の亂あり。
同	同	治承元	仁安二	永曆元	平治元	一八二七	一八三九	三月、源頼朝伊豆に流さる。
同	同	治承元	仁安二	永曆元	平治元	一八三七	一八四〇	二月、平清盛太政大臣に任せらる。 六月、藤原成親・西光等平氏を滅さんことを謀る。
八〇代 高倉		同		同		同		八月、平重盛薨す。 十一月、清盛 後白河法皇を鳥羽に幽す。 六月、都を福原に遷す。八月、源頼朝兵を伊豆に擧ぐ。九月、源義仲兵を信濃に擧ぐ。

年表

一

八一代 安徳					
養和元	壽永二	同三 (元暦元)	同四 (文治元)	正中元	元弘元
一八四一	一八四三	一八四四	一八四五	一九八四	一九九一
十月、平維盛富士河に敗れ還る。 十一月、福原より京都に還幸。 閏二月、清盛薨す。	七月、義仲兵を率ゐて入京、平宗盛等乘輿を奉じて西奔す。	正月、源範頼・義經、義仲を宇治・勢多に破る。 義仲粟津に敗死す。 二月、義經平氏を一ノ谷に破る。	二月、義經平氏を屋島に破る。 三月、源平兩軍壇ノ浦に戦ひ、平氏亡ぶ。 九月、天皇北條氏を滅さんことを謀り給ふ。	八月、天皇笠置に幸す。九月、楠正成義兵を起す。笠置陥る。	

九六代 後醍醐					
同二	同三	建武元	同二	延元元	同二 天正一三
一九九二	一九九三	一九九四	一九九五	一九九六	二二四五
三月、天皇隠岐に幸す。十一月、正成千早に城を逃れて、伯耆に幸す。五月、新田義貞北條高時を鎌倉に謀す。六月、天皇還幸。 二月、赤阪城陥る。閏二月、吉野陥る。天皇隠岐を逃れて、伯耆に幸す。五月、新田義貞北條高時を鎌倉に謀す。六月、天皇還幸。 建武中興。 十月、足利尊氏叛す。	正月、尊氏京師に入る。二月、尊氏九州に奔る。五月、尊氏・直義大舉東上す。新田義貞・楠正成、尊氏を兵庫に逆へ戦ひて利あらず、正成湊川に戦死す。	七月、豊臣秀吉關白となる。	秀吉、宗義智を朝鮮に遣はして來聘を促す。		

一〇五代
正親町

一〇六代
後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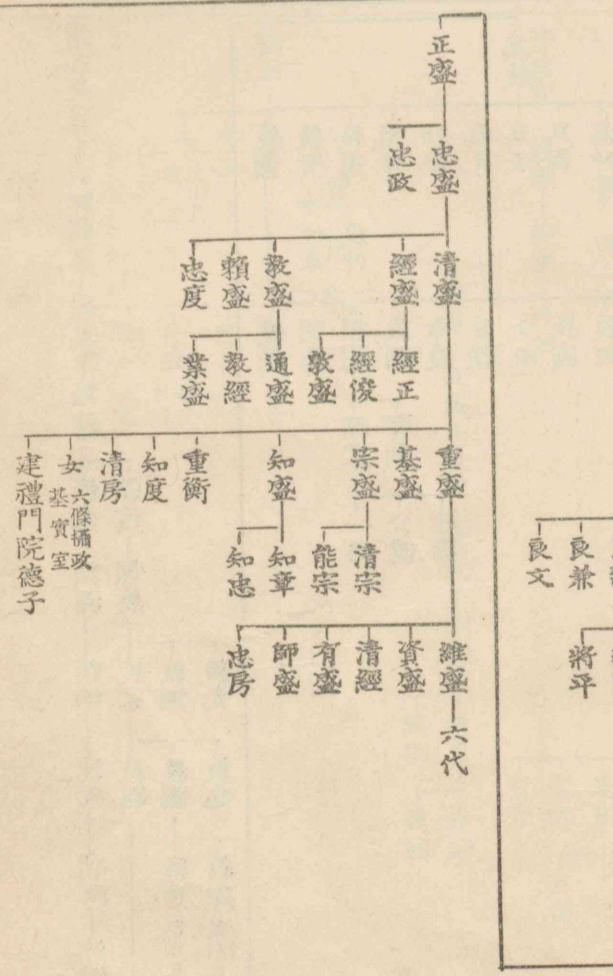
同 一 九	文 祿 元	同 二	慶 長 元	同 二	同 三
二 二 五 一	二 二 五 二	二 二 五 三	二 二 五 六	二 二 五 七	二 二 五 八
秀吉 朝鮮征伐の令を下す。十二月、秀吉關白職を秀次に譲り、自ら太閤と稱す。	師を朝鮮に出す。	碧蹄驛の戦。	九月、秀吉明使沈惟敬等を伏見に延見し、表文の無禮を怒り、再征を議す。	正月、再び朝鮮を伐つ。	八月、秀吉薨す。

年表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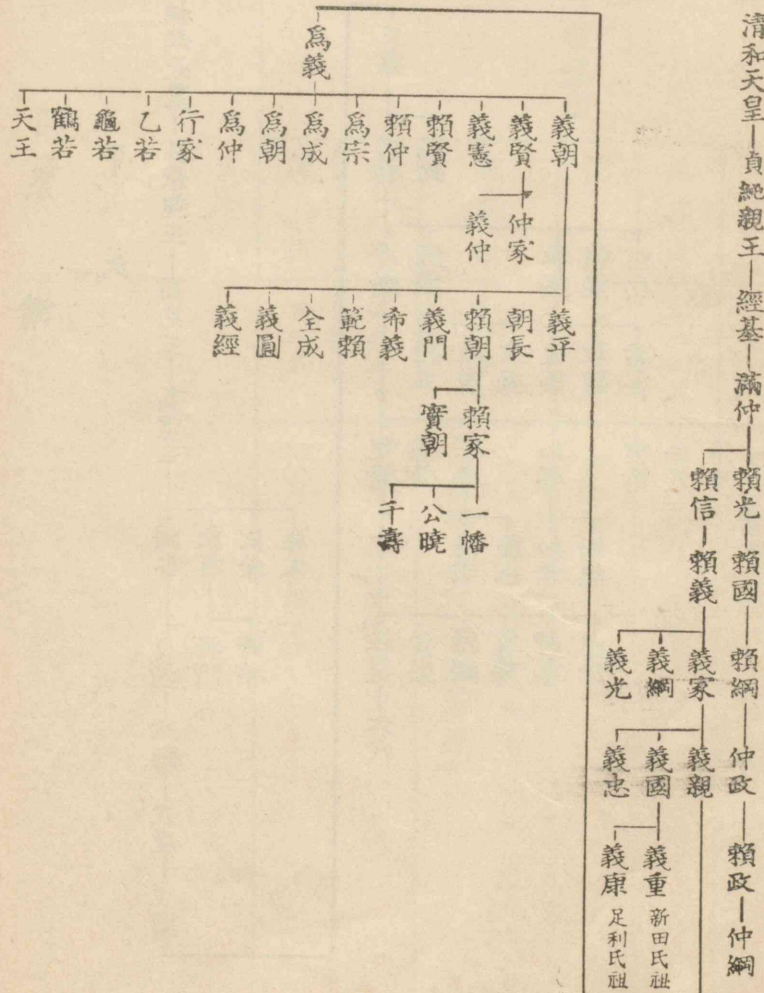
系譜

平氏

桓武天皇—葛原親王—高見王—高望王—國香—貞盛—維衛—正度—正衡



源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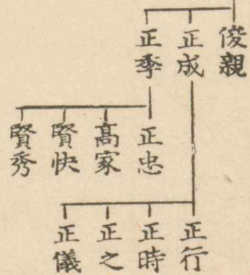


楠氏

敏達天皇—難波皇子...楠諸兄...好古...正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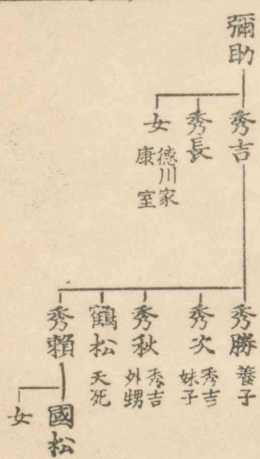
新田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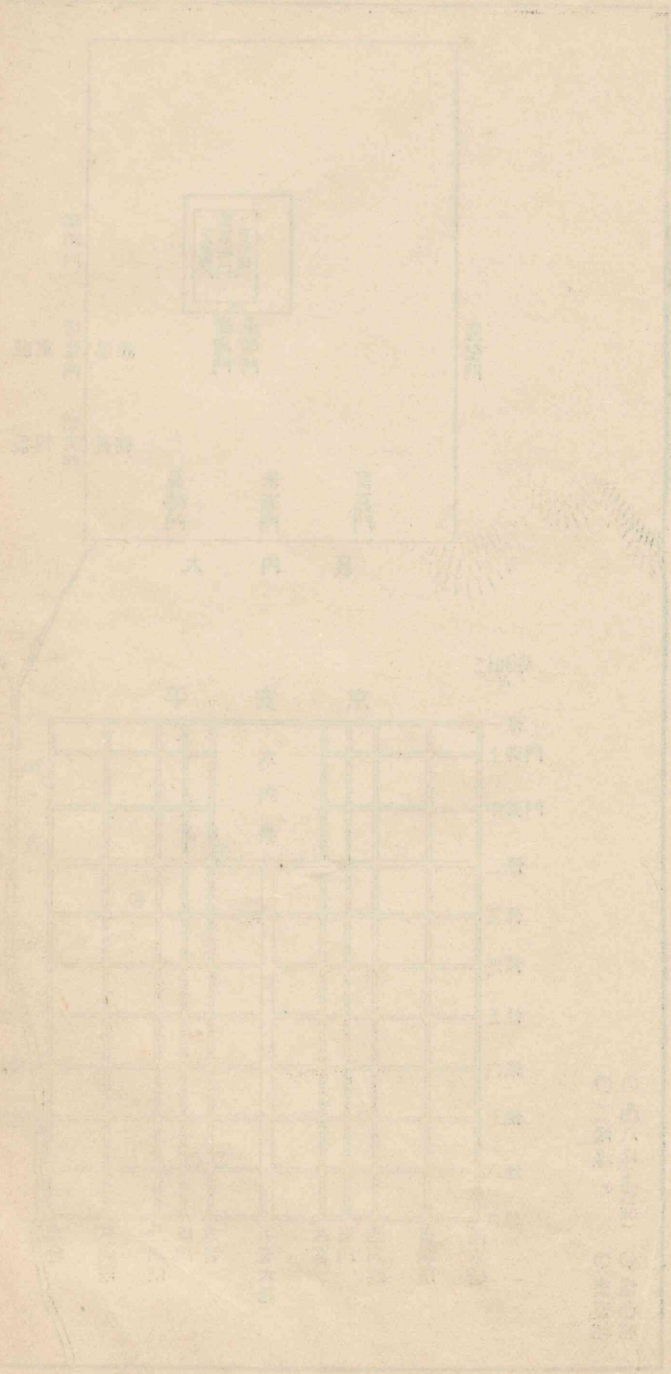
源義家—義國—義重—義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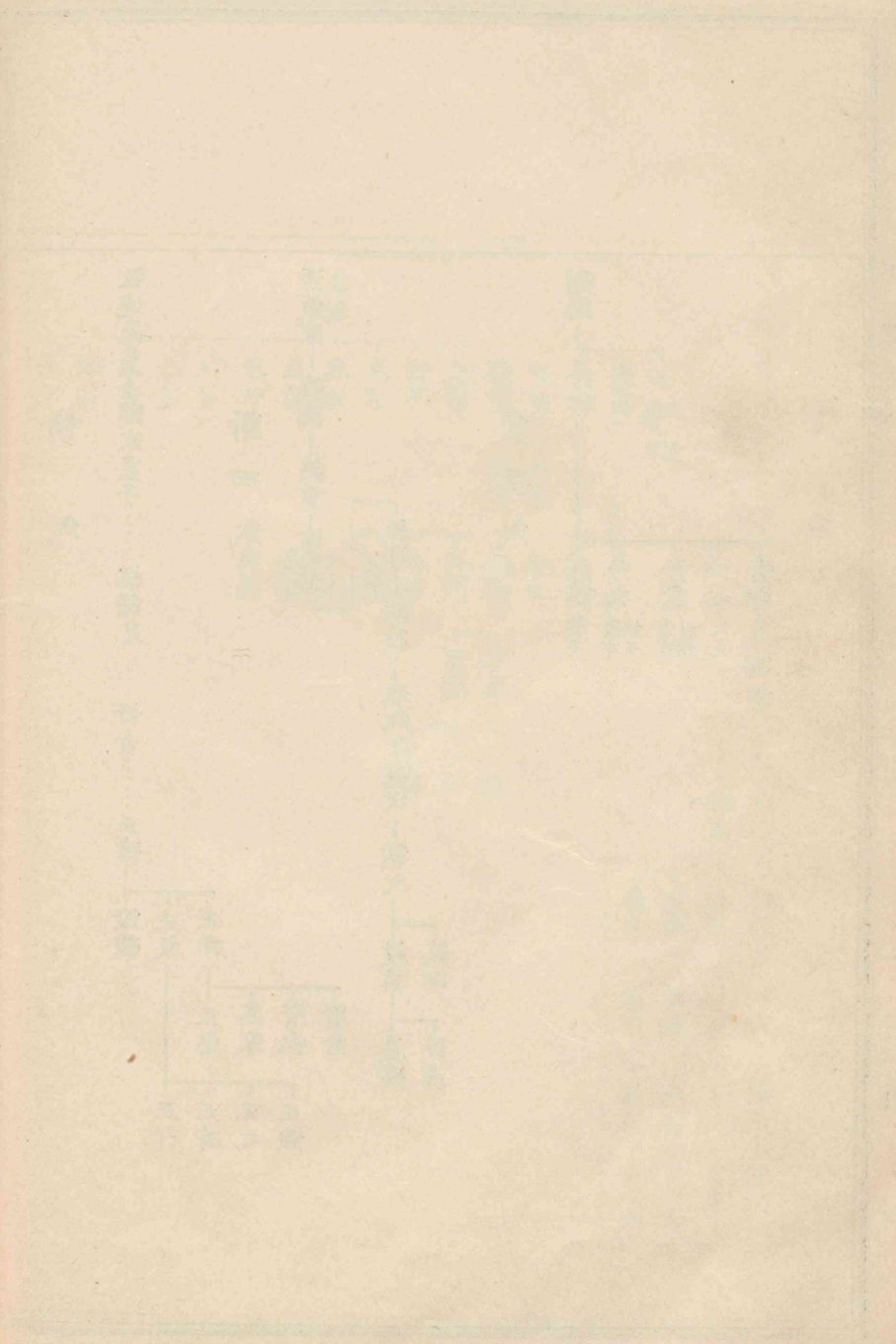
豐臣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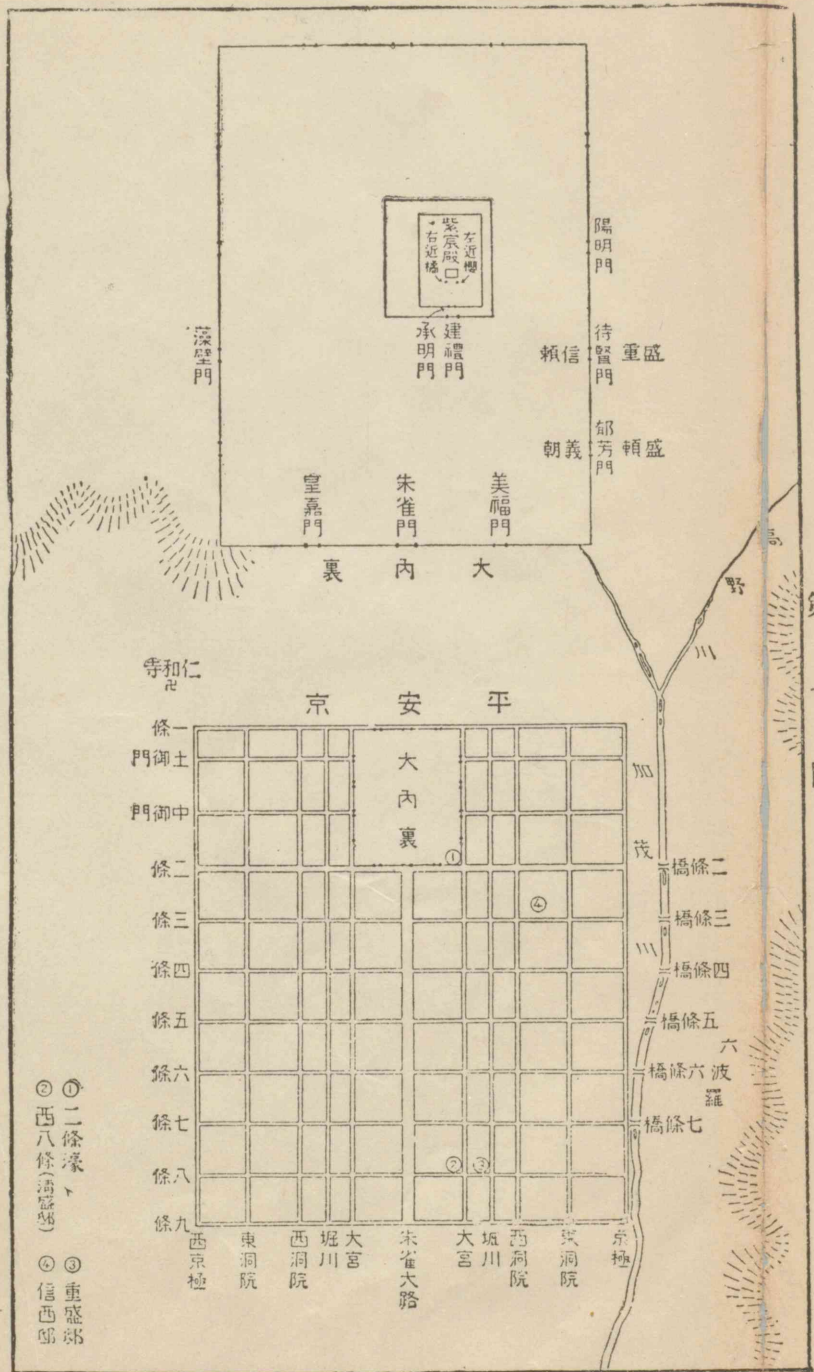
義房—政義—政氏—基氏—朝氏—義貞—義顯—義助—義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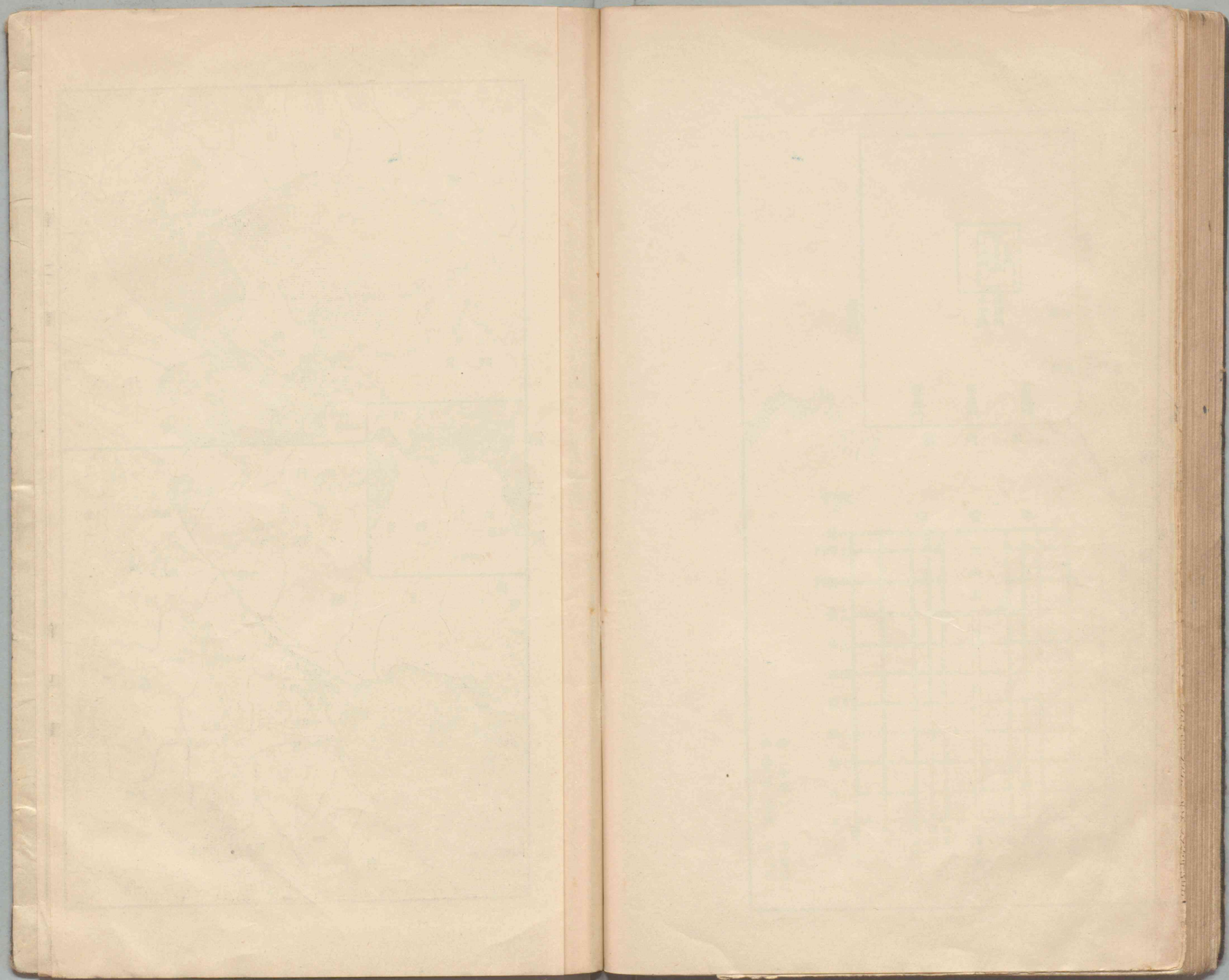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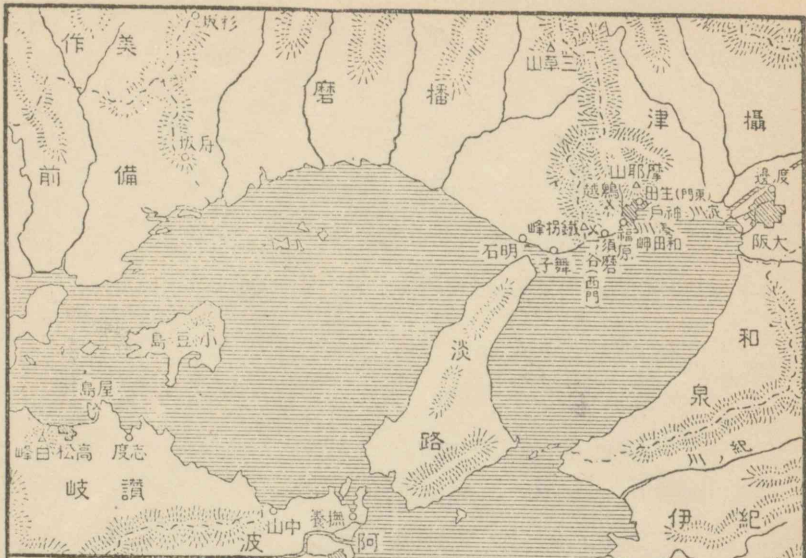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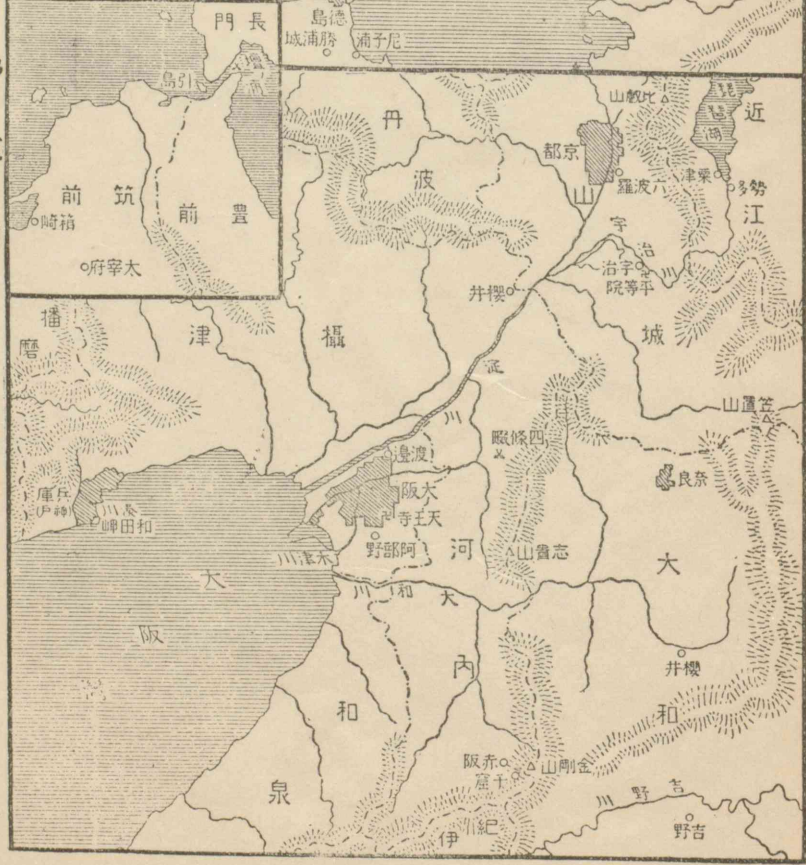


① 二條塚
 ② 西八條(清盛邸)
 ③ 重盛邸
 ④ 信西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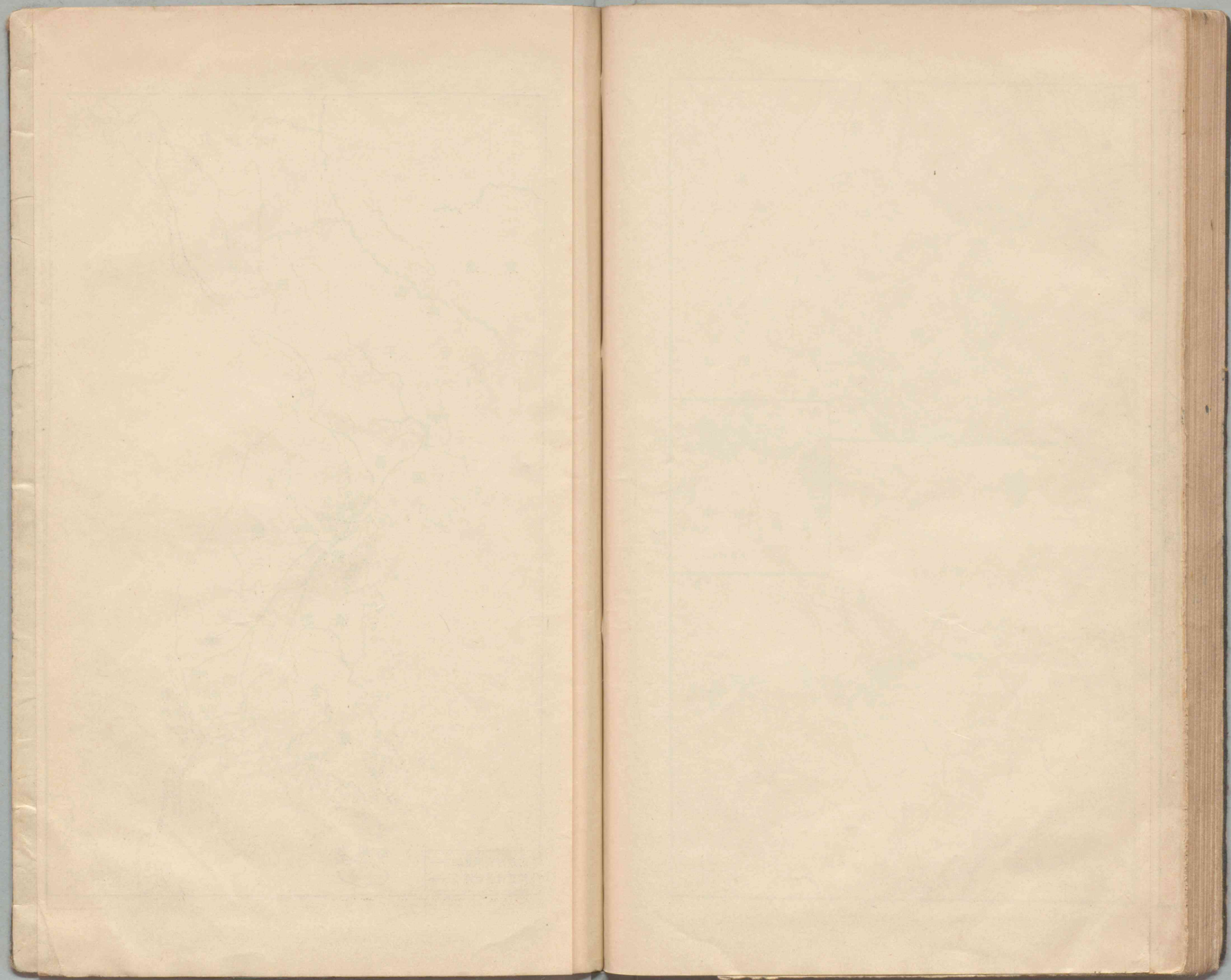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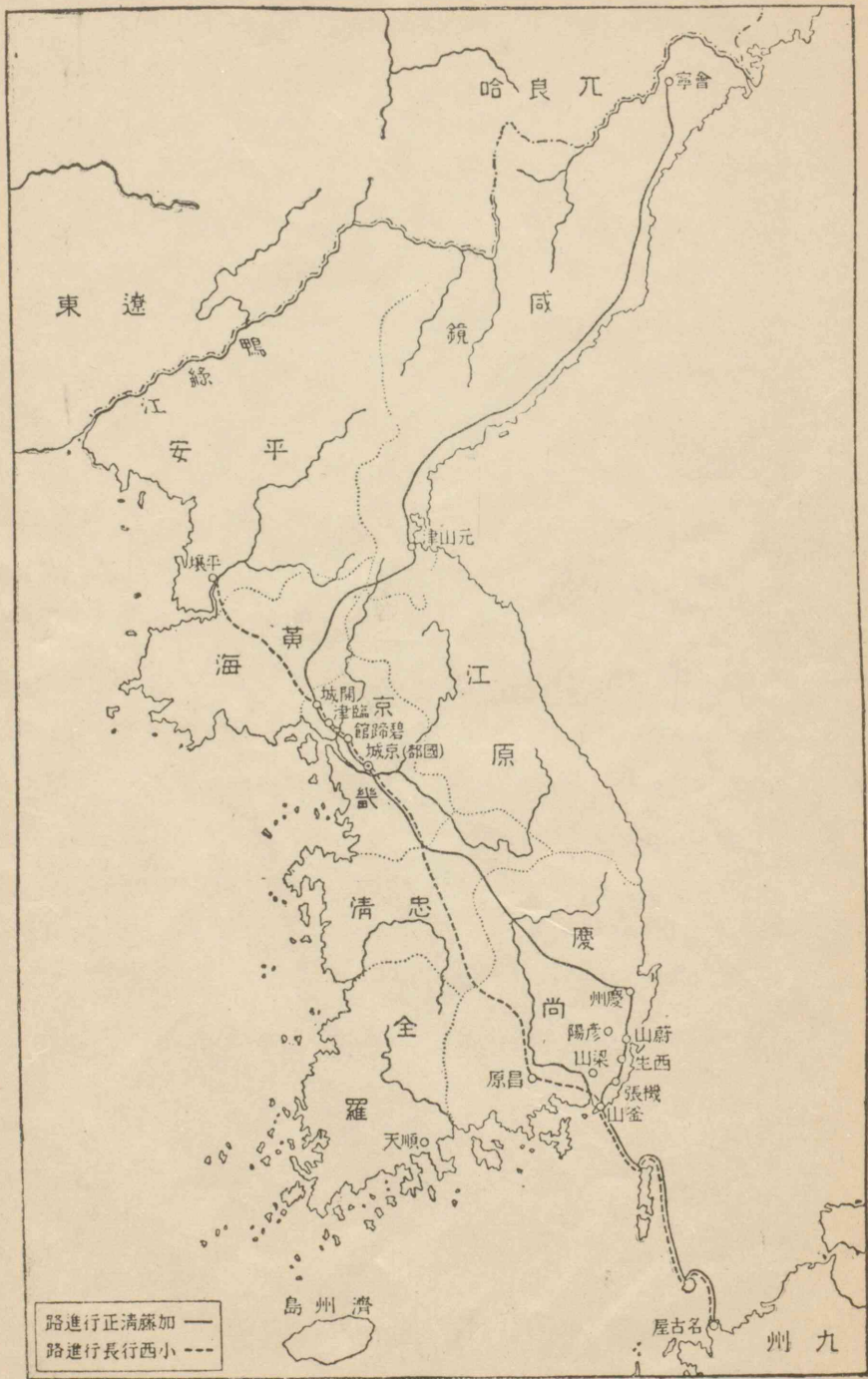
第二圖



第三圖

第四圖





第五圖

大正十一年一月廿六日
 文部省檢定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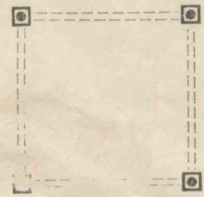
大正十年十月十五日印
 大正十年十月十八日發
 大正十一年一月十六日訂正再版印刷
 大正十一年一月十九日訂正再版發行

漢文新編卷二奧附

定價	金參拾五錢
大正十四年度臨時定價	金六拾參錢

不許複製

編纂者檢印



著者 鹽谷温
 發行者 弘道館
 代表者 大久保秀次郎
 印刷所 株式會社 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

合會社名 弘道館
 東京市神田區北神保町十一番地
 東京府北豐島郡巢鴨町三丁目十番地
 大久保秀次郎
 株式會社 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二丁目十七番地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北神保町十一番地
 電話四谷二一二五番
 振替口座東京八一五番

合會社名 弘道館

